

古識緯書錄解題(五)

陳 槃

壹、河圖（宋均、宋衷附考）

貳、河圖帝覽蓍

叁、河圖說命徵

肆、河圖稽命徵（附論清河郡本）

伍、河圖稽耀鉤

陸、河圖祿運法

柒、河圖玉板龍文

河圖玉板

孔子玉版

河圖龍文

捌、龍魚河圖

玖、河圖始開圖

拾、河圖徵

拾壹、河圖秘徵

拾貳、河圖說徵

拾叁、河圖說徵祥

河圖說徵示

拾肆、河圖絳象

拾伍、圖緯絳象

拾陸、河圖闔苞授

河 圖（宋均、宋衷附考）

叙 錄

〔王充論衡實知篇〕神怪之言，皆在讖記；所表，皆效圖書。亡秦者胡，河圖之文也。

〔桓譚新論啓寤〕讖出河圖、洛書，但有朕兆而不可知。後人妄復增加依託，稱是孔丘，誤之甚也。

〔又疏〕今諸巧慧小才、伎數之人，增益圖書，矯稱讖記（後漢書本傳。案『圖書』，謂河圖、洛書，觀前引論衡說）。

〔張衡上事〕河洛五九（後漢書本傳注引。謂四十五篇）。

〔劉勰文心雕龍正緯第四〕繫辭稱河出圖、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。但世文隱，好生矯誕。真雖存矣（？），偽亦憑焉。原夫圖錄之見，迺昊天休命。事以瑞聖，義非配經。故河不出圖，夫子有歎。如或可造，無勞喟然。

〔隋書經籍志〕河圖二十卷（元注：梁河圖洛書二十四卷，目錄一卷，亡）。

〔又〕其書出於前漢，有河圖九篇，洛書六篇，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；又別有三十篇，云自初起至于孔子，九聖之所增演，以廣其意。至宋大明中，始禁圖讖。梁天監已後，又重其制。及高祖受禪，禁之踰切。煬帝即位，乃發使四出，搜天下書籍與讖緯

相涉者皆焚之，爲吏所糾者至死，自是無復其學。祕府之內，亦多散亡。

〔孔穎達尚書洪範正義〕漢書五行志，劉歆以爲伏羲繫天而王，河出圖，則而畫之，八卦是也；禹治洪水，錫洛書，法而陳之，洪範是也。先達共爲此說。龜負洛書，經無其事。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受圖、書之事；皆云龍負圖，龜負書。緯候之書，不知誰作。通人討覈，謂僞起哀平。雖復前漢之末，始有此書。以前學者，必相傳此說。

〔日本國見在書目九異說家〕河圖一卷。

〔程大昌易原論有河圖而無字〕鄭康成則直曰：河圖有九篇，洛書有六篇。說者謂其本諸緯書。緯書者，哀平間實始有之，非古也，不可據也。

〔胡應麟四部正譌上〕識緯之說，蓋起於河洛圖書。當西漢末，符命盛行，俗儒增益，舛訛日繁。

〔顧起元〕識緯前記（三十五篇）之外，河圖有會昌符、括地象、稽曜鉤、握矩起、帝通紀、叶光篇、著命篇、揆命篇。大都此等多係漢人僞作（經義考悉緯引）。

〔惠棟後漢書張衡傳補注〕郊祀志曰：上使梁松等案河洛識文，以章句細微相況，八十一卷，明者爲驗。又其十卷，皆不昭哲。是當日河洛識文八十一卷皆有章句。

〔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緯候圖識河圖類〕河圖，河圖括地象、河圖帝覽嬉、河圖帝通紀、河圖著命、河圖闔苞受、河圖會昌符、河圖龍文、河圖玉版、河圖考鉤、宋均河圖注。

〔王鳴盛蛾術編識緯〕河圖九篇，洛書六篇，李鼎祚周易集解所載，鄭康成注，專舉之，蓋其正也。三十篇則支別也。今散見羣書者，河圖，二字有叶光、視萌、絳象、玉版、龍文、攷鉤、龍魚；三字有握矩起、真紀鉤、記命符、挺佐輔、稽曜鉤、帝通紀、帝覽嬉、括地象、始開圖、闔苞受、赤伏符、會昌符、合古篇、提劉子、祕微篇、錄運法。或正或別，今皆不能辨矣。

〔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〕按，經義考悉緯篇輯河圖篇目之散見諸書者凡三十有二：曰括地象、曰錄運法、曰赤伏符、曰挺佐輔、曰帝覽嬉、曰握矩起、曰稽命曜（或作稽命微）、曰稽曜鉤、曰會昌符、曰記命符、曰說微示、曰帝視萌、曰運期授、曰帝紀通（或作帝通紀）、曰皇參持、曰闔苞受、曰考曜文、曰內元經、曰龍魚河圖、曰河圖龍文、曰河圖八文、曰河圖提劉、曰河圖真鉤（或作真紀鉤）、曰河圖著命、曰河圖天靈、曰河圖緯象（或作絳象）、曰河圖玉版、曰河圖叶光圖、曰祕微圖（微一作微）、曰合古篇、曰始開篇、曰要元篇。似已略具於斯矣，而開元占經又有河圖舍占篇，汪氏文選注引書目又有河圖考鉤。

〔朱一新無邪堂答問五占經日行度篇引河圖條〕曰天元十一月甲子夜半朔，日月俱起牽牛，乃用太初術。蓋太初以後人所爲耳。

〔廖平公羊推驗補證昭三十一年〕西人所稱獨得之奇，如地動、天靜、地球四游，中土所曠以爲絕業者，乃其說皆見于緯（案章炳麟章氏叢書文集別錄二亦曰：『緯書言，地

有四游，是亦曉地球轉動也』。又案『地有四游說』，亦見尚書考靈曜。逸書考本葉一）。

〔顧頡剛師漢代學術史略二〇讖緯的內容〕他們提起伏羲的故事，說雷澤裏有大人的腳印，華胥去踏了，就生下了伏羲。他的樣子是龍身、牛耳、虎鼻、山準、大眼睛，長九尺一寸（照王莽的系統，他是木德，所以和天上的蒼帝一樣長）。因為他的道德融治於上下，所以天把鳥獸文章送給他，地把河圖、洛書送給他。神農呢，少典的妃子安登到華陽去遊玩，有一條神龍和他交感了，就生下了他，生得牛頭，龍顏，大脣，長八尺七寸（也就是天上赤帝的長度）。因為他喜歡耕田，創造了耒耜，所以地出醴泉，天降嘉禾。黃帝更了不得，大電光繞着北斗，照到郊野，觸着了附寶的身子，生下了他。他身逾九尺，日角，龍顏，河目，隆額。胸前有文，是「黃帝子」三字。他將要做天子的時候，有黃雲在堂升起，鳳凰銜了圖，放在他的面前，他再拜而受。少皞是劉歆臨時插入古史系統裏的，他的歷史太短，人民知道的不多，這個位子還沒有坐穩。但在黃帝的土德和顓頊的水德之間，應當有一個金德的天子，這是很顯然的，所以讖緯的作家就另插了一位朱宣進去，說黃帝時有虹一般的大星，下流華渚，女節夢中和它交接了，生下了白帝朱宣。顓頊的出生也和他相像，說是有蜺一般的搖光貫過月亮，感着女媧而生的。

〔又〕在商、周時，固然天子也說，自己的祖先是上帝所生。但他們意想中的上帝只有一個。到漢代纔依了五行說而分上帝為五個。到西漢之末，纔因王莽的宣傳而確認這天上的五帝的兒子輪流了做人間的帝王。例如漢高帝，如果說他以水德王的，他是黑帝的兒子。倘改說為火德，他就變成了赤帝的兒子了。天上赤帝的兒子在人間做帝王，也可以稱赤帝，所以王莽得到的金策書上寫的是『赤帝行璽』，而土德的王莽也就成了『黃帝』。他們說，這人間的五帝，是有一定的任期的，蒼帝應當傳二十八世，白帝應當傳六十四世，黑帝可以治八百年。光武帝所以自承『漢家九百二十歲，以蒙孫亡』，就因為赤帝是應當治九百二十年的緣故。

〔又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二〇少昊金天氏〕漢人雖愚，歷史的系統裏忽然跑進了一個嶄新的『古帝』，也不會立時信奉的，所以東漢初年的賈逵（他的父賈徽是劉歆的弟子；他傳父業，故為古文學專家）對章帝說：『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，而堯不得為火德。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，即圖讖所謂帝宣也。如令堯不得為火，則漢不得為赤。其所發明，補益實多』（後漢書卷三十六本傳）。即此可知當時經學家還不肯承認黃帝顓頊之間曾有少皞一代；賈逵們想要維持這個偶像，猶須借重於圖讖中不同名的帝，更須借了『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』的威嚇的話來聳動漢帝的聽聞。又可見賈逵所云『其所發明，補益實多』者，即左傳中『發明』了『漢為堯後』和『顓頊繼少昊後』諸說之後，其補益於漢家的五運數者乃甚多也。

槃案書佚。舊有古微書、黃氏逸書考、緯攬三輯本。近有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二氏之緯書集成本（油印）。二氏之書後出，故網羅較前人為富。然有時亦不免任意去

取。如逸書考本河圖云：

蒼帝之治，八百二十歲，立戊午部（詩大雅文王序正義云，尚書運期援引河圖）。注：

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（同上）。

案逸書考所引出處甚明，而集成本乃芟削不用，未詳其旨。又『客星犯守尾』、『客星入天駟』（詳後）、『客星犯營室』、『客星入東壁』等數事，逸書考本據（開元）占經卷七六、卷八十、卷八二收，而二氏蓋以今所傳各鈔本皆未見，遂亦逕行刪去。案逸書考所據者，不知何本。此當加附識語，仍存其舊，以昭慎重，闕疑之道也。

河圖之類，篇目甚繁。前引後漢書郊祀志云：河洛讖文八十一卷，又別有十卷。此河圖、洛書合編之卷帙也。至于河圖，隋志云：二十卷，出于前漢有九篇；王鳴盛所考，以爲二十二篇；章宗源所考，以爲三十二篇；而安居、中村二氏所輯，其目則有：

- (1) 河圖括地象（案又名地統書，見經義考卷緯）。
- (2) 河圖始開圖（案『圖』或作『篇』）。
- (3) 河圖挺佐輔
- (4) 河圖稽耀鉤
- (5) 河圖帝覽嬉
- (6) 河圖握矩記（案『握矩記』，經義考作『矩起』）。
- (7) 河圖玉版
- (8) 龍魚河圖（案清河郡本作河圖龍魚微紀）。
- (9) 河圖合古篇
- (10) 河圖令古篇（案『令古』，或作『今古』）。
- (11) 河圖赤伏符
- (12) 河圖闔苞受（案『闔』，或作『開』；『受』，或作『授』）。
- (13) 河圖叶光紀（案『叶』，或作『汁』，或作『汙』，或作『汙』，或作『汙』）。
- (14) 河圖龍文（案又有河圖玉版龍文、孔子玉版；前引又有河圖玉版，疑是一事）。
- (15) 河圖錄運法（案『錄』，或作『錄』，或作『祿』，古字通）。
- (16) 河圖帝通紀（案經義考作帝紀通。注：『或作帝通紀』。『通』又或作『統』）。

- (17) 河圖真紀鉤 (槧按一本無『鉤』字)。
- (18) 河圖考鉤
- (19) 河圖秘徵 (槧按一本『徵』下有『篇』字。經義考從緯『徵』作『微』。御覽七作河圖帝秘徵)。
- (20) 河圖說徵 (槧案經義考『徵』下有『示』字)。
- (21) 河圖說徵祥 (槧案以上二書，殆是一事)。
- (22) 龍魚說徵示
- (23) 河圖會昌符
- (24) 河圖稽命徵
- (25) 河圖揆命篇
- (26) 河圖要元篇
- (27) 河圖天靈
- (28) 河圖提劉篇 (槧案『篇』，或作『子』)。
- (29) 河圖絳象 (槧案『絳』，經義考作『緯』。注：『緯』或作『絳』)。
- (30) 圖緯絳象 (槧案蓋即河圖絳象。『絳』當作『緯』)。
- (31) 河圖著明 (槧案諸家輯本『明』作『命』。路史有虞氏紀注引作『注』。御覽引作『著命苞』)。
- (32) 河圖皇持參 (槧案『持參』二字互倒。『持』，一本作『待』)。
- (33) 河圖帝視萌 (槧案稽瑞引帝王世紀作帝觀篇)。
- (34) 河圖靈武帝篇
- (35) 河圖玉英
- (36) 河圖稽紀鉤
- (37) 河圖考靈曜
- (38) 河圖紀命符
- (39) 河圖聖治符
- (40) 河圖表紀
- (41) 河圖 (槧案亦稱錄圖。『錄』或作『錄』，一作『綠』，亦作『祿』。又稱禹本紀)。(以上

略記諸書目異文。其詳，見個別解題）。

以上二氏河圖類書目，大體是綜合中土輯佚書如古微書、說郛、緯攢、七緯、逸書考（一名漢學堂叢書）之等；而其中如河圖令古篇、龍魚說微示、河圖靈武帝篇、河圖玉英、河圖稽紀鉤、河圖紀命符、河圖表紀七事（實六事。河圖令古即河圖合古。『令』或作『今』；『古』或作『占』。字之異耳，非書有不同也），則舊輯所無，而爲二氏之所考得者。合計都爲四十二篇。然眞誥云：『河圖中要元篇第四十四卷云……』。注：『此河圖書，舜禹所受，及洛書之屬，今猶有四十餘卷存』（稽神樞第一）。是河圖要元之在河圖中，篇卷在第四十四，則河圖全編，數或不止于四十又四矣。

歷年來，余之所見，以視安居、中村二氏所輯，溢出之篇，又不下三十有一事：

- (1) 河圖十三卷；又八卷（圖畫。據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）。
- (2) 河圖緯（逸書考有輯本）。
- (3) 古龍圖（緯攢卷七茗一車條引）。
- (4) 河圖傳（同上）。
- (5) 河圖括地象圖十七卷（圖畫。歷代名畫記）。
- (6) 河圖說命微（稽瑞引）。
- (7) 河圖稽命曜（經義考慈緯）。
- (8) 河圖龍魚微記（清河郡本。與龍魚河圖，未知是否一事）。
- (9) 龍魚河圖（圖畫。據張彥遠歷代名畫記）。
- (10) 龍馬河圖（日本殘存佚文。緯書之基礎的研究葉二八三）。
- (11) 河圖計先篇（同上。案『計先』，疑『計光』〔叶光同〕之譌）。
- (12) 河圖微（晉書藝術傳戴洋傳引）。
- (13) 河圖考曜文（經義考慈緯）。
- (14) 河圖八文（毛奇齡河圖洛書原舛編）。
- (15) 河圖內元（眞誥稽神樞篇）。
- (16) 河圖占（逸書考有輯本）。
- (17) 河圖運期授（經義考）。
- (18) 大古河圖代姓紀（竹書統箋前編引）。

- (19) 河圖記 (蘇氏演義卷上引)。
- (20) 河圖出軍訣 (『河圖』，一作『黃帝』。偶遺其出處。俟補)。
- (21) 河圖識 (逸書考有輯本)。
- (22) 河圖皇傳 (晉書天文志上：『黃帝創受河圖，始明休咎，故其皇傳，尙有存焉』。今佚)。
- (23) 握河記 (水經河水一注等引。春秋命曆序：『堯壇於河，受龍圖，作握河紀』)。
- (24) 錄圖 (逸書考有輯本。『錄』或作『綠』，或作『祿』。別詳綠圖解題)。
- (25) 河圖龍表 (唐李鳳撰天文要錄引。參中村璋八天文要錄について。中國文學論叢第二號)。
- (26) 河圖表 (同上)。
- (27) 河圖龍帝紀 (同上)。
- (28) 河圖紀 (同上)。
- (29) 河圖文帝 (同上)。
- (30) 河圖符文 (同上)。
- (31) 河圖帝道紀 (太平御覽)。

如余以上所見，合緯書集成所輯，粗略計之，都七十有三事。蓋已寢多于前矣。
桓譚所謂『後人妄復增加依託』者，此類是矣。

河圖篇目雖繁，然而其簡稱則皆曰河圖，如『堯使禹治水，握括命，不試爵，授司空』，此河圖括地象文也，而中候握河紀引之，則止稱河圖 (參逸書考本中候握河紀又河圖括地象)；『九名之世，帝行德，封刻政』，此河圖合古篇 (逸書考本) 文也，而後漢書律曆志引之，則止稱河圖 (參後漢書祭祀志上)；『洛水地理，陰精之官，帝王明聖』，此河圖祿運法文 (初學記六引) 也，而河圖祿運法引之，則止稱河圖 (參清河郡本)。蓋其始出也則止稱河圖 (詳後)，此其總目也。厥後依託者眾，則別立篇目，而其內容互相掇拾，大同小異。諸家稱引，或仍總目，或據篇目，殆于無從深究矣 (其它如洛書、易、書、詩、禮、樂、春秋、孝經、論語等載緯，亦有總目與篇目之異，而其稱引之不嚴格，與河圖之稱例同也)。

所謂『河圖』者，謂黃河所出之圖書也。其書屢言圖載某某事物，圖長廣若干尺，顏色何若 (詳後) 是必有字亦復有圖。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：

古之祕畫珍圖，今粗舉領袖，則有河圖。原注：十三卷。又八卷。

張氏以河圖爲『祕畫珍圖』，是此河圖必有圖繪矣。敦煌之鈔本瑞圖殘卷 (伯希和編目

二六八三號) 有字有圖，是其比矣。是則吾人今日所見輯本之河圖，原書久佚，圖已不傳，非其朔矣。詳別一河圖解題（本所集刊第十一本）；又敦煌鈔本瑞圖殘卷解題（本所集刊第十七本）。

識緯河圖之依託，蓋始于始皇之世。呂氏春秋觀表篇：

人亦有徵，事與國皆有徵。聖人上知千歲，下知千歲，非意之也，蓋有自云也。綠圖幡薄，從此生矣。

案『綠圖』即『錄圖書』，河圖之別稱（詳後）。河圖中多預言吉凶禍福之說，呂氏以此爲聖人之書，故其辭云爾。然則綠圖即河圖之託，始皇早年即已有之矣（呂氏春秋序意，言其著書之詣，有『維秦八年』之句，謂始皇八年也）。

或問，尚書顧命言：

陳寶、赤刀、大訓、弘璧、琬琰，在西序。大玉、夷玉、天球、河圖在東序。墨子非攻言：

武王伐殷有國，河出綠圖。

此言綠圖，亦即河圖。西周武王時已有河圖，則河圖尙矣，何云始自始皇之世？曰：不然。西周之所謂河圖，蓋河中所出石玉之類之有紋理者（南宋俞琰已有是說）。秦漢間方士之所謂河出尺二玉牘之類（詳後），蓋其遺義也。如墨子此文，則西周河圖，紋理作綠色。而秦漢間所託之河圖，其圖書或云『赤文綠錯』，有綠圖之稱，蓋亦依古義也。章炳麟之解古河圖也，曰：

地中伏火，或時厥石騰上，而水漱齧之，泐以成文。其成書契者，解遷如其形也。是以文多黯黹，不可以句度知。北地石崖，有文如虎馬（原注：水經河水注，河水東北歷石崖山，西去北地五百里。山石之上，自然有文，畫若虎馬之狀，粲然成著，類似圖焉，故亦謂之畫石山）。而剖蜃者，見其珠璣或象人形。夫圖、書、石馬、石璽之屬，盡如是矣。且卜事本末，未易明也。重耳至于五鹿而得塊，以爲天賜，其實野人也。庖犧之王，不知所自始，其先慮或有能攫畫采飾者矣。枳棘之未伐、九有之未列，雖趨中夏，無以知中夏之形也。河圖者，地宜也。獲于行迷，而見其有行列，成文章，雖腐木則珍之。吾安知夫豐駭河圖以爲天賜者，非重耳之塊邪？吾安知夫前乎庖犧者，不有聖哲之士邪？彼且儀其地之象而淪于河，庖

犧得之而以爲陳案，斯猶蕭何之收秦圖籍，以知地形阨塞也。夫何瑰琬矣哉？

(檢倫卷六、葉十五)。

案章說亦出揣度，然頗近事理。春秋命歷序：『河圖帝王之階，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』(水經河水一注引)。此與章氏『儀其地之象』之說合。豈河圖此說，義猶近古耶？然章氏謂此乃『前乎庖犧』之『聖哲之士』之所爲，蓋繆。近戴君仁先生著河圖洛書的本質及其原來的功用一文(文史哲學報第十五期)，其結論謂：

- 一、河圖洛書是古代的一種符瑞。
- 二、圖書是石製的，上面刻著靈異動物的形象。
- 三、圖書能使民心歸附，是一種政治方術。

戴說第一、三兩項，取與章說合而觀之，竊以爲西周之所謂河圖，其性質、作用，殆不外是矣。而秦漢間方士所託之河圖，則綠字之『幡薄』也。『幡』字从巾，帛類也。『薄』卽『簿』。古人从『竹』之字或書作『++』。『簿』者，簿書、冊籍之謂。方士河圖所稱，其圖廣若干尺，長若干丈，有書有圖，『赤文綠錯』，是其類也(詳後)。呂氏以爲『綠圖幡薄，從此生矣』，謂方士河圖之託，從此遂紛然出矣。然則呂氏固曾見方士所託之河圖矣。若始皇之曾見方士河圖，則又學者所習知之事矣。史記始皇本紀曰：

三十二年……燕人盧生使因奏錄圖書曰：亡秦者胡也(淮南子人間篇同)。

案『錄圖書』卽河圖，故論衡實知篇曰：『亡秦者胡，河圖之文也』。河圖也而謂之錄圖者，『錄』假爲『綠』，河圖有『赤文綠字』、『赤文綠錯』，從其圖書之顏色言之也。然『錄』或作『錄』，亦有著記之義，所謂『黃帝始受河圖而定錄』、所謂『按河圖之錄』者是也。識書詭祕，異說多端，並存其義可也(別詳綠圖解題。本所集刊第十本)。

賈誼新書脩政語上：

故黃帝職道義，經天地，紀人倫，序萬物，……然後濟東海，入江內，取綠圖，西濟積石，涉流沙，登於崑崙，以是還於中國，以平天下。

案河圖云，江河淮濟並出圖書(詳後)。新書云『入江內取綠圖』，亦本諸河圖說也。

漢武帝亦嘗見所謂圖書。史記大宛列傳安息傳：

天子(武帝)案古圖書，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。

案此其所謂『圖書』，蓋即錄圖書之類，亦即河圖之類。河圖緯象曰：

河導崑崙山，名地首(古微書本)。

黃河出崑崙東北(同上)。

河圖括地象曰：

崑崙之墟，河水出焉(黃氏逸書考本葉十三)。

河圖類書中不乏河出崑崙之說，此其例也。以爲『古圖書』者，蓋識緯之書，皆託之孔子，以爲聖人之『祕書微文』，故又有古圖書之目也。

安息傳贊又云：

禹本紀言：河出崑崙。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。其上有醴泉、瑤池。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，窮河源，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。故言九州山川，尙書近之矣。至禹本紀、山海經所有怪物，余不敢言之也。

前以爲記河水出崑崙者爲圖書，今輒以爲禹本紀。然則圖書又名禹本紀也。雒書靈准聽云：

顧命云：天球、河圖在東序。天球，寶器也。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(逸書考本葉九)。

曰河圖本紀云云，蓋河圖本紀總名也。曰禹本紀，是其中之一篇也。論衡談天篇：『太史公曰：禹本紀言，河出崑崙……』。黃暉校釋：『困學紀聞曰，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；離騷王注引禹大傳。豈即所謂禹本紀者？』案方士識緯之託，或雷同互襲，或巧立名目，其篇卷匪一，而內容則無非大同小異。謂禹本紀亦即禹受地記、禹大傳之類，蓋無不可也。春秋運斗樞曰：

舜以太尉受禪即位，五年二月，東巡狩，至於中舟，與三公諸侯臨觀黃龍五色負圖，出置舜前，以黃玉爲匣，如櫝，長三尺，廣八寸，厚一寸，四合而連，有戶，此合樞紐之命。龍匣皆黃也。四合有輯，道相入也。有戶，言開閉也。白玉檢，黃金繩，黃金艾爲泥，封之。瑞章曰「天章帝符璽」五字。廣袤各三寸，深四分，鳥文。舜與三公大司空禹等三十人，集發圖，玄色而緋，狀可卷舒，長三十尺，廣九尺，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，天文宮序位列分度若天日月

五星變(稽瑞卷一引)。

春秋命曆序曰：

河圖，帝王之階，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。後堯壇於河，受龍圖，作握河紀。逮虞舜、夏、商，咸亦受焉(水經河水一注、古微書)。

讖緯書言，禹與河圖大有關係。禹嘗受河圖，而河圖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，此爲其將來有天下之兆朕。然則禹受河圖，同于受地矣。所謂禹受地記，此等說，蓋卽其遺義之一矣。

復次漢書王莽傳曰：

天鳳三年，羣臣上壽，以爲河圖所謂以土填水，匈奴滅亡之祥也。

又翟方進傳曰：

莽依周書作大誥曰：河圖、雒書，遠自昆侖，出於重壘(注：昆侖，河所出。重壘，盜所出。皆有圖書，故本言之)。古讖著言，肆今享實。

此與前引安息傳、贊互相印證，亦可知王莽、翟方進傳所說之河圖，與安息傳、贊所說之古圖書及禹本紀，固是同一事類，但內容則不必盡同，因王莽亦喜造託符命(別詳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第四章)故也。

復次河圖以土填水、河出昆侖及昆侖上有醴泉瑤池諸說，今淮南子墜形篇亦有之，而諸家引用此說者，並歸之河圖而不云出淮南子。蓋淮南此說亦據河圖耳。淮南好陰陽、五行及神仙家言，其書有方士之說，不爲異也。

方士河圖之託之在西漢乃至始皇之世，其可考者，大抵如上。隋書經籍志云：『其書出於前漢，有河圖九篇』。今則莫能詳矣。至于東漢，以光武之篤好，自是之後，方術之士、阿諛之徒，紛紜競進，于是高祖以下並受河圖之說出矣。班固西都賦：

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，仰悟東井之精，俯協河圖之靈(李善注：『春秋漢含孳曰：劉季握卯金刀、在軫北，字季，天下服。卯在東方，陽所立，仁且明。金在西方，陰所立，義成功。刀居右，字成章。刀擊秦，枉矢東流，水神哭祖龍』)。

此讖緯家傳會高祖受河圖之說也。御覽七五七引河圖，亦言劉季曾受河圖(詳後)。此類怪迂阿諛苟合之託，蓋並出東京之世。自王莽以符命篡漢，光武假赤伏符以中興，

于是圖讖之託，世多有之矣（別詳拙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。本所集刊第十六本）。漢書武帝紀：元光元年五月，詔賢良曰：『周之成、康，刑錯不用，德及鳥獸……麟鳳在郊藪，河洛出圖書。嗚呼！何施而臻此與？』觀武帝此詔，極羨慕成康之世，以為有河洛之出圖書，而不及高祖之亦曾受河圖而『俯協河圖之靈』，則是讖緯家媚漢之託，武帝之世，尚未有是也。

據後漢書，則光武時亦出河圖。章帝紀：

嗣卽位。十二月，有司奏言：孝明皇帝聖德淳茂，著在圖讖（注：河圖曰：圖出代九天開明，受用嗣興，十代以光。又〔河圖〕括地象曰：十代禮樂，文雅並出。謂明帝也）。

東漢之有河圖，此其可考者也。張衡上事云『河、洛五九』，謂河圖、洛書四十五篇也。是東漢河圖之篇，以較前漢之所謂九篇者，至少亦倍之，或二三倍之矣。河圖之書，藏于祔府，非一般人所得而見。論衡宣漢篇：

方今無鳳鳥、河圖，瑞頗未悉具，故謂未太平。此妄言也。今天下安乎？危乎？安則平矣。瑞雖未具，無害於平。

王充生當光武建武三年，卒當和帝永年八年，其時河圖篇目，已甚繁富矣，而云『頗未悉具』者，蓋充于時有所未見。不然則充以此類為『神怪之言』，有所不信，故其辭乃爾也（論衡宣漢篇又云：『彼聞堯舜之時，鳳凰景星皆見，河圖洛書皆出，以為後王治天下，當復若等之物，乃為太平』。是必王氏嘗見河圖矣。蓋不信之說是也）。

方士河圖之託，由來久矣。然其說亦屢變矣。例如河圖得名之由圖出于河，此顯名思義之可知者也，即河圖亦言之矣，曰：

舜以太尉卽位，與三公臨河觀黃龍五采負圖，出置舜前……（初學記六、御覽九二九等）（逸書考索一八）。

然又有所謂三河之河圖。中候勅省圖曰：

粵若堯母曰慶都，遊於三河。龍負圖而至……（逸書考本葉一）

案史記貨殖傳謂河東、河內、河南為三河。而讖緯之所謂三河，則謂黃河、淮河、洛河也，故洛水所出亦稱河圖。河圖祿運法曰：

天大霧三日，黃帝遊洛水之上，見大魚，殺五牲以醺之，天乃大雨七日七夜，魚流而得河圖（逸書考引清河郡本）。

乃至汶水亦出河圖。河圖曰：

漢高祖觀汶水，見一黃釜，驚却，反，化爲一翁，責言曰：劉季何不受河圖！

(御覽七五七引)。

翠嬀之淵亦出河圖。河圖挺佐輔曰：

黃帝乃祓齋七日……天老五聖皆從，以遊河洛之間，求所夢見者之處，弗得。

至於翠嬀之淵，大鱸魚泝流而至……(黃帝)乃辭左右，獨與天老跪而迎之。五

色畢具，天老以授黃帝。帝舒視之，名曰錄圖(逸書考本葉一一二)。

案錄圖卽河圖，說已前見。翠嬀之淵在河洛之外，文義自見。然所在無可考。江水、濟水亦出河圖。河圖曰：

地有四瀆，以出圖書(後漢書班固傳注引)。

四瀆謂江、河、淮、濟也(爾雅釋水)。

河圖亦不一，有(1)虛犧之河圖。中候握河紀：

神龍負圖出河，虛犧受之，以其文畫八卦(清河郡本)。

(2)黃帝之河圖，已見前引。(3)倉頡之河圖。春秋元命苞：

倉帝史皇氏名頡，姓侯岡，生而能書，及受河圖錄字，於是窮天地之變，仰觀奎星圓曲之勢，俯察龜文、鳥羽、山川，指掌而創文字(緯史黃帝紀)。

(4)唐堯之河圖。春秋元命苞：

堯遊河渚，赤龍負圖以出，圖亦如綈狀。龍沒圖在(玉海祥瑞門等引)。

(5)虞舜之河圖。中候考河命：

舜禮壇於河畔，沈璧，禮畢，至於下稷，榮光休至，黃龍負卷舒圖，出水壇畔，赤文綠錯(逸書考本葉十五——十六)。

(6)夏禹之河圖。中候考河命：

觀於河，有長人，白面魚身，出，曰：吾河精也。言訖，受(授)禹河圖(清河郡本)。

(7)商湯之河圖。春秋命曆序：

河圖，帝王之階。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。後堯壇於河，受龍圖，作握河紀。逮虞舜、夏、商，咸亦受焉(水經河水一注等引)。

(8) 周文王之河圖。易乾鑿度：

入戊午部二十九年，伐崇侯，作靈臺，改正，布王號於天下，受錄應河圖（詩大雅文王疏）。

(9) 武王之河圖。中候合符后：

武王觀于河，沈璧，禮畢，且退，至于日昧，榮光竝塞……赤龍臨壇，銜玄甲之圖，吐之而去（逸書考本葉三三）。

(10) 成王之河圖。中候摘雒戒：

周成王舉堯舜禮，沈璧于河，青龍臨壇，銜玄甲之圖（逸書考本葉三四）。

(11) 始皇之河圖。河圖考靈曜：

趙王政以白璧沈河，有黑公從河出，謂政曰：祖龍來！授天寶，開，中有尺二玉牘（初學記六等引）。

(12) 漢高祖之河圖。(13) 漢光武之河圖。並已前見。

河圖之託，詭云帝王受命，天降符應，蓋已以欺時君，更以欺後世（釋道安比丘大戒序：『此上尚書及與河、洛，其文樸質，無敢措手，明祇先王之法言而慎神命也』；魏書釋老志崔浩讀明逯謙之受神詔事疏：『臣聞聖王受命，則有大應。而河圖、洛書，皆寄言于蟲獸之文』）。由今觀之，其書中如云『女主』：

月未滿蝕，天下奉兵。若月三日滿而蝕，女主水走，戰將死，王者失地（天文要錄月占五）。

『貴妃』：

客星犯守尾後星，貴妃有妊子之喜（占經七六）（逸書考本葉八）。

『宰相』：

熒惑守南斗，宰相坐之，有兵罷（天文要錄鬼占三二）。

『大將軍』：

月乘天高，大將軍死，外臣有誅者（同上）。

『大司馬』：

卒起主虐亡，少陰之精，大司馬之類，白虎七宿之域有謀反……（前引書占八六）。

『文書』：

客星犯東壁，官吏以文書售奸（前引書占八十）（逸書考彙九）。

此等皆秦漢以後辭彙也。案史記呂后本紀：『高帝崩，太后女主，欲王呂氏』；又外戚世家褚先生補鉤戈夫人條：『（武）帝曰：……女主獨居，驕蹇淫亂自恣，莫能禁也。女不聞呂后邪』。是女主謂太后。太后臨朝攝政，自秦昭王母宣太后始（參史記穰侯傳）。然『女主』一辭，則似高后以後始有之也（通典卷六十七引晉庾翼答何充書，謂『中古呂上，未有母后臨朝，女主當陽者也，乃起漢耳』。案庾氏謂母后臨朝起自漢代，說誤）。女主一辭亦見史記天官書，云：『軒轅，黃龍體，前大星，女主象』。天官書又云：『昔之傳天數者……在齊甘公（正義：『七錄云，楚人，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』會注：『梁玉繩曰，案續天文志及晉隋志，竝以甘德爲齊人』），楚唐昧，趙尹皋，魏石申（正義：七錄云，石申，魏人，戰國時作天文志八卷也）。……夫自漢之爲天數者，星則唐都，氣則王朔，占歲則魏鮮。故甘、石歷五星法，唯獨熒惑有反逆行。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，日月薄蝕，皆以爲占』。案星占之術，自戰國秦漢以來有其書傳，故史公本之以作天官書。蓋方士之徒亦本之以爲河圖之說矣。

『宰相』卽相國、丞相，于漢或稱宰相。史記陳丞相世家：『使待罪宰相』；新書立後『故人皆爭爲宰相』，是也。

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太尉條：『元狩四年，初置大司馬，目冠將軍之號；宣帝地節三年，置大司馬，不冠將軍……』。後漢書百官志一：『將軍不常置，比公者四：第一大將軍，次驃騎將軍，次車騎將軍，次衛將軍……初武帝目衛青數征伐，有功，目爲大將軍，欲尊寵之，目古尊官唯有三公，皆將軍，始自秦晉，目爲卿號，故置大司馬官號目冠之；其後霍光、王鳳等皆然。成帝綏和元年，賜大司馬印綬，罷將軍官……』。是大司馬、大將軍、並漢官也。

『文書』，秦漢間人恆辭。史記李斯傳：『（趙）高聞其文書相往來』；匈奴傳：『毋文書』；許慎說文叙：『及亡新居攝，使大司空甄豐等，校文書之部』；蔡邕太尉橋玄碑陰：『不舉文書』；又陳寔碑：『及文書赦宥』（並見本集）。後漢書獨行向栩傳：『略不視文書』，是也。

『貴妃』一辭，尤爲晚出，蓋劉宋孝武帝始置女官名，與貴嬪、貴人號三夫人

(南史列傳第一后妃上)。

夫河圖之文，動稱河圖之出，肇始於古代帝王，而其文乃有秦漢六朝間人辭彙；至其中人見於前述者，乃下逮光武；而中華古今注刀劍類引文云：

吳大帝有寶劍六：其一曰白蛇，二曰紫電，三曰辟邪，四曰奔星，五曰青冥，六曰百里。

案三國吳孫權薨，諡曰大皇帝（吳志）。吳大帝即孫權矣。是又有三國時人矣。其辭彙如彼，而其人物又如此，則其成書時代，亦略可知矣。

所謂河圖之爲物，內容亦甚龐雜矣。中候握河紀曰：

神龍負圖出河，虓犧受之，以其文畫八卦（清河郡本）。

尚書璇機鈴曰：

河圖，命紀也，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，錄代之矩（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）。

春秋命曆序曰：

河圖，帝王之階。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（水經河水注一等引）。

春秋運斗樞曰：

（河圖）長三十三尺，廣九寸，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、天文官位度之差（御覽皇王部等引。路史引無『官』字）。

瑞應圖曰：

圖有江河海水山川丘澤之形及州國之分、天子聖人所興起容類刑（藝案同型）狀也（敦煌瑞應圖殘卷赤龍負圖授帝堯條）。

論語比考識曰：

赤龍負玉苞、舒圖出，堯與大舜等共發，曰：帝當樞百則禪虞（御覽八一引）。

中候考河命曰：

舜乃設壇於河，如堯所行。至於下稷，容光休至，黃龍負圖，長三十二尺，置於壇畔，赤文綠錯，其文曰：禪於夏后，天下康昌（清河郡本）。

案識緯之書，不出一人一時之手，人自立說，競爲奇瑋詭異。在昔賈逵撝譏互異三十餘事，諸言譏者皆不能說。張衡亦云：『圖中訖於成帝，一卷之中，互異數事』

(並見後漢書張衡傳)。如余以上所陳，亦其例矣。班固秦紀論云：『呂政殘虐，然以諸侯十三，并兼天下。……兵無所不加，制作政令，施于後王。蓋得聖人之威，河神授圖』(全後漢文卷二五)。所謂『河神授圖』，前引河圖考靈曜云，有黑公從河出，以尺二玉牘授趙王政是也。以孟堅之學識，猶不免惑于此等『怪迂』之說，是不可解也。

史記秦始皇本紀：『三十二年……燕人盧生，使入海，還，以鬼神事，因奏錄圖書曰：亡秦者胡也』。此錄圖書即河圖別稱；河圖之託實始于此，余前文已論之。史記封禪書曰：

自(齊) 威、宣、燕昭，使人入海求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，此三神山者，其傳在勃海中，去人不遠；患且至，則船風引而去。蓋嘗有至者，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。其物禽獸盡白，而黃金銀爲宮闕。未至，望之如雲；及到，三神山反居水下；臨之，風輒引去，終莫能至云。世主莫不甘心焉。及至始皇并天下，則方士言之，不可勝數，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。使人乃齎童男女，入海求之，船交海中，皆以風爲解，曰：未能至，望見之焉。

案使燕人盧生入海求不死之藥，即由始皇惑于海上方士之說。本紀之文，可互證也。錄圖書即河圖之託，亦在此時。意此一初期河圖，當有描述、誇張海上三神山或它海上神山之事。而今佚存之河圖，惟有言玄州一則：

玄州在北海中，去南岸十萬里，上有芝生，玄潤潤水如蜜，服之長生（潛土三部經音義集二）。

唯春秋說題辭有蓬山一事：

蟹(亥)者，立宵之岾，草木生根，如其足也。艮爲山，巨靈鼉負，首頂靈山。

負蓬萊山，即巨蟹也（五行大義論禽蟲第二十四）。

蓋由河圖文有遺佚，而此猶幸存者也。

河圖之言大陸神山者，今猶有崑崙：

崑崙之墟，五城十二樓，河水出焉（古微書等）。

少室：

少室山有白玉膏，服之即成仙（格致鏡原）。

本自海上燕齊方士，何以反而侈陳大陸神山？蓋始皇使『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，數

歲不得』(本紀)，由是大怒。同時始皇亦嘗徧祠『天地名山大川鬼神』(封禪書)，故『怪迂阿諛苟合』之方士，遂亦不復言海上神山轉而言大陸神山矣。

河圖之成書時代雖不能甚早，然殆亦頗存舊說。如云：

鳥一足，各獨立，見則至勇強(御覽四三三引)。

鷄有五色，殺人。玄鷄含病人(占經一一五引。逸書考云：當作『玄鷄白頭，食之殺人』)。

羔羊四耳，目下，腋下，名孽，見即有起王(占經一九引)。

案史記天官書：『自初生民以來，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。及至五家三代，紹而明之，仰則觀象于天，俯則法類于地；天則有日月，地則有陰陽；天有五星，地有五行；天則有列宿，地則有州域。三光者，陰陽之精氣，本在地，而聖人統理之。幽厲以往，尚矣。所見天變，皆國殊窟穴，家占物怪，以合時應。其文圖籍，祿祥不法。是以孔子論六經，紀異，而說不書』。史遷蓋謂，自上古以來，世主無不則象天地；幽厲以後，則地方自爲風氣，或家占物怪，以傳合時事。所謂『家占物怪』，河圖此類近是矣。

又鄒衍大九州之說，于河圖中亦不無痕迹可求，朱彝尊已言之。余因之亦有所申說，別詳論早期識緯及其與鄒衍書之關係(本所集刊第二十本)。

書舊有宋均注。而他書注則又有宋忠，或作宋衷其人者。張澍曰：

按三國志，宋衷，南陽章陵人，後漢荊州五等從事，與劉表共定五經章句。督郵班碑云：爲五業傳士。隋志云：五業從事。又按魏略言：樂詳云，五業並授。即五經也。衷定五經章句，故立此官官之，今魏志作五等者，訛。唐荻文志：宋衷注世本四卷。詩正義引宋仲子注，即衷字，魏志作宋忠，字之通也。……宋均，漢書有傳。然謝承書宗資傳，均爲宗資之祖父，則當作宗。范書作宋均，誤。此宋均，宜爲注緯書者。均於詩譜序曰：我先師北海鄭司農，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。宋均字叔庠，卒于建初元年。鄭玄生于桓帝時；于獻帝五年卒。宋均不能爲其徒也(本所集刊補注卷第一按語)。

洪業曰：

詩孔疏(鄭風定之方中)引樂緯詩稽嘉宋均注云云。隋書經籍志『樂緯三卷，宋均注』：又曰『宋均鄭玄並爲識緯(緯?)之注』。置宋均於鄭玄之前，是河內太守宋均也(建初元年卒，傳在後漢書卷七十一)。彼以循吏著名，何暇爲識緯作注？然李善注文選既引樂緯動聲儀二條，復引其注，一則謂宋均注，一則謂宋衷注，是宋均宋衷乃一人耳。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錄謂『宋衷字仲子，南陽章陵人，荊州五等〔?〕從事』。陳壽三國志(蜀志卷八許靖傳)言南陽宋仲子致書蜀郡太守王商薦靖。裴松之注引益州耆舊傳，又以仲子爲『儒者宋忠』。後漢書劉表傳謂表在荊州『起立學校，博求儒術，蔡邕闔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』。王粲荊州文學記曰『荊州牧曰，劉君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，延朋徒焉』(藝文類聚卷三十八，光緒己卯華陽宏達堂本。類聚衷作衷。漢魏百三名家集中王侍中集，光緒十八年本作衷)。是宋忠宋衷亦一人也。按晉惠帝諱衷，故史籍或稱仲子，或改爲忠，或改爲均云爾。荊州既降曹操，衷亦入魏爲博士，隋書經籍志，詩緯十八卷，魏博士宋均注，卽其人也(白虎通義引得序)。

案宋忠、宋衷，自是一人。三國蜀志尹默傳：『乃遠游荊州，從司馬德操、宋仲子等受古學』。注：『宋仲子後在魏。魏略曰：其子與魏諷謀反，伏誅。魏太子答王朗書曰……嗟乎宋忠！無石子先識之明』。又李譔傳：『父仁字德賢，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，從司馬徽、宋忠等學』。同一人也，或曰宋仲子，或曰宋忠，是宋忠字仲子矣。經典釋文序錄：『宋衷字仲子，南陽章陵人』。宋忠、宋衷俱字仲子，是亦可證宋忠卽宋衷矣。張氏以爲『字之通也』，是也。至云又改作『均』，此殆無義可取。案晉書儒林徐苗傳：

弱冠，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……武、惠時計吏至臺，帝輒訪其(苗)安不。

『鈞』『均』聲同義通，宋鈞疑卽宋均。宋均，鄭玄弟子，嘗爲魏博士，則晉武、惠時之徐苗，方其弱冠時，自得從宋均受業。蓋均與衷(忠)並嘗爲識緯注，故易相亂。然宋衷(忠)籍章陵，宋均(鈞)籍濟南。著籍不同，實二人也。

稽瑞四角之羊條：

宋均曰…孝武帝大明二年，河南王吐谷渾拾演獻四角羊。

案此劉宋孝武帝也。魏晉代之博士宋均〔鈞〕，不得逮此時尚存，當是別一宋均。否則託名僞文也。

河圖帝覽嬉

敘 錄

〔孫歆古微書河圖帝覽嬉〕猶言覽德輝而嬉悅爾。

〔又古微書河圖緯〕曰帝覽嬉，曰稽耀鉤，皆以扶星象之元。

〔邵瑞彭緯書釋名〕凡緯書多以三字命名，其義濶宇難曉。五行大義論五行及生成數篇引孝經援神契言，以一立，以二謀，以三出，以四孳，以五合，以六嬉，以七變，以八舒，以九列，以十鈞。五行以一立水，一爲生數。以五配水去成數。故言一立而六嬉。嬉是興義。今考孝經緯有威嬉拒，論語緯有陰嬉識，河圖緯有帝覽嬉，蓋取義於六嬉。書緯有中候苗興，興亦嬉也。然則『謀』『孳』『嬉』『備』等字，當時用以記次第之數者。

槃案書佚。舊有古微書、黃氏逸書考、緯攬諸輯本。近有緯書集成本，以較舊本，增加五十有餘條。

何謂『帝覽嬉』？孫歆曰：『猶云覽德輝而嬉悅』（古微書）。案以『嬉』訓『喜』，此可備一義。太平經：『天將興祐帝王……輒爲奇文異筴，令可案以治，故所爲者悉大吉也。……使其心曠然開通。而好嬉用之也』（卷八六來善集三道文書訣第一百二十七）。又：『是名爲大逆之人，天不好也，地不嬉也，鬼神不祐也』（卷九十寃流災求奇方訣第一百三十一）；又：『吾甚嬉之』（卷九一萬二千國始火始氣訣）。是『喜』亦通作『嬉』。喜卽悅也。然則帝覽之而喜悅，謂覽此圖錄而喜悅也。亦猶太平經之言帝王見天之『奇文異筴』，『其心曠然開通而好嬉用之也』。

復考易乾鑿度：

孔子曰：丘按錄識，論國定符，以春秋西狩，顯釗表命，予亦握嬉（逸書考本葉六八）。

易是類謀：

帝必有察，握神嬉。世主永味，神以知來。鄭注：言後世之帝，必察圖書之言，則可與神嬉，有味之，味思有道，則如神知來也（逸書考本葉一一）。

論語摘輔象：

隰人出天，四佐出洛：明由曉升級，必有受稅役，成博受古諸，隕盧(一作立)受延嬉(聖賢羣輔錄、古微書、參續博物志卷四)。宋均注：延，長也。嬉，興也。主受此錄也(羣輔錄。古微書本作：『嬉，福也』)(參續書集成初印本)。

或曰『握嬉』，或曰『握神嬉』，或曰『受延嬉』，與河圖之言『覽嬉』，義亦近似。蓋方士常用術語。宋均解『受延嬉』，以爲『興也』，此與邵瑞彭之解同。一云『福也』，是以『嬉』通作『禧』也。未知其審，並參考焉可也。

此書之託，不知始于何時。天文要錄、石氏內官占四四引其文有云：

魏之帝時，斗星晝見經天，君臣相違，誅五都尉，戰流血，不出三年。

案戰國時，魏未嘗稱帝；都尉亦秦以後置(後漢書百官志五、參漢書百官公卿表上郡尉條)，則此云魏帝，當指曹魏。唯其言『君臣相違』，事無可考。

秦漢六朝間人辭彙亦習見。如云『廷尉』：

月犯晨星，兵大起，上卿死。一曰：廷尉有憂，期不出三年(開元占經十二)。

案漢書百官公卿表上：『廷尉，秦官……景帝中，更名大理。武帝建元四年，復爲廷尉。宣帝地節三年，初置。哀帝元壽二年，復爲大理。王莽改曰作士』。後漢書百官志二：『廷尉卿一人，中二千石』。

又云『都尉』，已前見。

又云『女主』：

月蝕填星，女主死，其國以伐亡(占經十二)。

『宰相』：

火星流入牽牛，上下乖離，宰相出逃(同上占七三)。

『大將軍』：

月暈角亢間再重，狀如環連，大將軍與大臣相戰……(天文要錄角占一一)。

『貴妃』：

填星入氐而抵觸之，后夫人有坐廢者。……入氐之左，貴妃有憂(占經三九)。

案女主之稱始于漢；宰相、大將軍、並漢官稱；貴妃，宋以後始置，並別詳河圖解

題。

此外又有所謂『文人』：

賊星犯台垣，文人不得時勢，山林必多隱逸（同上占七六）。

案『文人』，漢魏間恆辭。論衡超奇：『故夫能說一經者爲儒生；博覽古今者爲通人；采綴傳書，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；能精思著文，連結篇章者爲鴻儒』（校釋：孫人和曰，『何休公羊序云：「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，謂之俗儒」。徐彥疏云：「謂之俗儒者，即繁露云：能通一經曰儒生，博覽羣書號曰鴻儒」。今本繁露脫此文。疑儒生、通人、文人、鴻儒之分別，仲任蓋依舊說也）；文選魏文帝典論論文：『文人相輕，自古而然』；『今之文人，魯國孔融文舉』。

又有『白衣會』：

月犯昴，天子破匈奴，不出五年中；若有白衣會（同上占一三）。

案『白衣會』，喪事也。史記天官書：『昴曰髦頭，胡星也，爲白衣會』。會注：『王啓元曰：主喪，故又爲白衣會』；又：『金爲白衣會，若水』。會注：『陳仁錫曰，白衣會，言喪也』。王說是也。亦漢人恆辭。後漢書靈思何皇后紀附王美人紀：『董卓令帝出奉常亭舉哀，公卿皆白衣會，不成喪也』。

又有穀價：

正月月蝕，賤人病，糴石二千。二月月蝕，貴人病，糴石三千；三月月蝕，主當之，糴石四千（同上占一七）。

案此言糴石幾何千，蓋並指穀言。然則糴穀石二千，則米石四千有餘矣；糴石三千，則米石六千有餘矣；糴石四千，則米八千有餘矣。此等雖屬觀象占者懸擬之辭，然必與當時或前此之實際價格，距離不甚相遠。考楚漢相距之際，滎陽民不耕種，米石至萬（史記貨殖傳）。漢興，民失作業而大饑饉，凡米石五千（漢書食貨志）。以秦錢難用，更令民鑄莢錢，米至石萬餘（同上）。高帝二年，關中大饑，斛（一石）米萬錢（又高帝紀）。王莽末年，穀價騰躍，斛至數千（後漢書范升傳）；長陵，米石萬餘（又第五倫傳注引東觀記）。安帝永初四年，歲饑，粟石數千（後漢書第五訪傳）；元初間，武都，穀石千五百（又虞詡列傳惠棟補注據御覽八六五引續漢書）。靈帝熹平間，廣漢，米斛萬錢（後至數十）（後漢書西南夷滇王傳）。以上資料，與帝覽嬉所云，略可爲比。若戰國時魏文侯臣李悝言，穀石不過錢三十（又食貨志）。始皇三十一年，米石千六百（史記本紀）。前漢文、宣、元帝；後漢

明帝時穀價，亦不甚高：文帝時最低，粟至十餘錢（又律書）；穀至石數十錢（北堂書鈔一五六，御覽三五等引桓譚新論）；最高，穀糴常至石五百（風俗通義卷二孝文帝條）。宣帝時，最低，穀石五錢（漢書本紀、食貨志）；最高，神爵初年，張掖以東，粟石百餘；金城、湟中，穀斛八錢（又趙充國傳）。元帝時，最低，永光二年，京師穀石百餘；最高，邊郡四百，關東五百（又馮奉世傳）；王莽地皇元年，雒陽以東，米石二千（本傳下）；後漢光武時，米石千餘（後漢書朱暉傳）；明帝時，歲比登稔，粟斛三十（本紀）；章帝時，南陽大饑，米石千餘（又朱暉傳）；安帝時，永初二年，州郡大饑，米石二千（本紀注引古今注）；四年，穀石萬餘（又第五訪傳）；武都，最低，米石八十（同上傳）。帝覽嬉所云，此並非其時。至于漢末赤眉之亂，南陽等縣，黃金一斤（值錢萬），易豆五斗（又馮異傳。集解：王補曰，袁紀作穀五斗）；天下旱蝗，黃金一斤，易穀一斛（又光武本紀）。靈帝光和間，粟斗五錢（魏釋三白石神君碑）；董卓壞五銖錢，更鑄小錢，穀石數萬（後漢書本傳）；長安之亂，穀一斛五十萬（同上傳）（以上穀價資料，間亦參用勞幹先生居延漢簡考證所引。排印本葉五七——五八）。若此之等，差距益懸遠矣。

帝覽嬉雖不乏秦漢以來辭彙，可使人約略想見其成書之世代。然其間如云：

月暈天，陳公子死，民飢，女后有喪，不出二年（天文要錄角占——）。

辰星暉昴，大臣死，秋多水，地動；出彗星觜中，明年春，齊桓公以食樂失珍寶，五穀無實，民飢分散（同上錄尾占一六）。

案齊桓公，春秋時人。秦漢以後，無所謂陳公子。此二事，蓋先秦舊文也。

河圖說命徵

書佚，輯本未見。考稽瑞引一事曰：

黃帝土德，故先是（見）大蚘之應（稽瑞葉三十引。後知不足齋本）。

黃帝受命，天先見大蚘，以爲土德受命之符應。讖緯敘述此等事類，故曰『說命徵』。

案呂氏春秋應同：

凡帝王之將興也，必先見祥乎下民。黃帝之時，天先見大蚘、大螻。

此鄒衍五德終始遺說也（別詳拙論早期識緯及其與鄒衍書說之關係）。『螭』『蚓』字同。然則說命徵此文，本諸鄒衍也。

所謂『大蚓』者，史記封禪書：『或曰，黃帝得土德，黃龍、地螭見』。集解：『應劭曰，螭，丘蚓也。黃帝土位故也。見其神，蚓大五六圍，長十餘丈』。案應劭所引，殆亦鄒書或識緯舊說也。

河圖稽命徵（附論清河郡本）

敍 錄

〔鄭玄本書注〕『稽』，察也。『命』，猶運也。『徵』，攷其象、驗以事也。

槃案書佚。舊有古微書、黃氏逸書考、緯攬三輯本。近安居、中村二氏綜合舊輯本而增加占經所引一事，是爲緯書集成本。舊本有鄭注共九事，而集成本統加刪去，未詳其義。

云何『稽命徵』？謂稽考帝王受有天命之徵驗也。識緯作者之意，蓋謂自古受命帝王，皆有以異乎常人，然必有徵驗。如云：

華胥於雷澤，履大人蹟而生伏羲於成紀（清河郡本）。

帝劉季日角，戴北斗，胸龜，背龍，身長七尺八寸，明聖而寬仁，好任主（同上）。

伏羲之生由其母履大人蹟；漢高帝體貌、德性並與人不同，此即受命之明徵也。

受命帝王，亦必有瑞應、休祥。如云：

五十年秋七月庚申，天大霧三日三夜，晝昏，黃帝問天老及力牧、容成曰：於公何如？天老曰：聞之，國安，其主好文，則鳳皇居之；國亂，其主好武，則鳳皇去之。今鳳皇翔於東郊而樂之，其鳴音中夷則，與天相副。以是觀之，大有嚴教以賜帝，帝勿犯也（同上）。

劉受紀，昌光出軫，五星聚井（說郛、清河郡本）。

黃帝時有鳳皇至，漢高帝時昌光出軫、五星聚井。受命帝王必有祥應，此其徵也。呂

氏春秋觀表：『人亦有徵，事與國皆有徵。聖人上知千歲，下知千歲，非意之也，蓋有自云也。綠圖幡薄，從此生矣』。『綠圖』即河圖（參河圖、綠圖解題）。人與事祥異之徵，河圖著之。所謂『河圖稽命徵』，是其類也。漢書平當傳，元帝時，當上書有言：

今聖漢受命而王，繼體承業，二百餘年。然風俗未和，陰陽未調，災害數見。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？

謂漢已受命矣，而國家之休祥未徵，故平當有疑懼之問，時代意識使之然也。史記高祖本紀：

高祖，沛豐邑中陽里人，姓劉氏。父曰太公，母曰劉媪。其先劉媪，嘗息大澤之陂，夢與神遇。是時雷電晦冥，太公往視，則見蛟龍於其上。已而有身，遂產高祖，高祖爲人，隆準而龍顏，美須髯，左股有七十二黑子。

秦始皇常曰：東南有天子氣，於是因東游以厭之。高祖即自疑，亡匿，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。呂后與人俱求，常得之。高祖怪問之，呂后曰：季所居，上常有雲氣，故從往，常得季。

蓋讖緯學說影響下之天子，相傳有此『命徵』，故史家遂亦有此作法也。褚先生曰：『夫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？其有天命』（史記三代世表附說）。此不獨褚先生之言，當時社會之通言也。史記儒林轅固生傳：

黃生曰：湯、武非受命也，乃弑也。轅固生曰：不然。夫桀、紂虐亂，天下之心皆歸湯、武，湯、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、紂。桀、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、武。湯、武不得已而立，非受命而何？黃生曰，冠雖敝，必加於首。履雖新，必關於足。何者？上下之分也。反因過而誅之，代立踐南面，非殺而何也？轅固生曰，必若所云，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？於是，景帝曰，言學者無言湯、武受命，不爲愚。遂罷。是後學者無敢明受命、放殺者。

漢高受命，在當時人視之，應爲天經地義，無容置疑之事。而黃生之論，與此牴牾不合，非景帝雅量，幾于召禍矣。受命說之在當時，其神聖不可侵犯蓋如此矣。

然則讖緯書諸言高帝受命之徵祥者，方士爲媚漢而託者也。反之對於秦皇、項羽，如云：

秦距之帝名政，虎口、日角、大目、降鼻、長八尺六寸，大七圍，手握執矢，名祖龍（說郛五、清河郡本）（御覽八六引河圖，『降鼻』作『隆鼻』；『大七圍』，『大』上有『身』字；『手握』下有『兵』字）。

怪目、勇敢，重瞳、大耳，力政之邦（『耳』亦作『口』；『政』或作『楚』）（說郛五參清河郡本）。

此則其辭不恭。以讖緯書言之，『距』有不順天之意。易乾坤鑿度：『應天順人，承順天者不違拒』（逸書考本葉十九）。『距』『拒』古字通。易乾鑿度：『作者霸，橫者距』（逸書考本葉六六）；班固秦紀論：『呂政殘虐……蓋得聖人之威，河神授圖，據狼狐，蹈參伐，佐政驅除，距之稱始皇。始皇既歿，胡亥極愚……人頭畜鳴，不威不伐。惡不篤，不虛亡。距之不得留，殘虐以促期』（史記秦始皇本紀附錄）。諸言『距』，義並同。秦紀論『拒之稱始皇』，始皇之所以有『秦距』之稱，其義在此也。『怪目』者，謂項羽。本紀贊：『吾聞之周生曰：舜目蓋重瞳子；又聞項羽亦重瞳子。羽豈其苗裔邪？何興之暴也！』太史公此言，若有遺憾焉，而其實乃深惜之也。至于稽命微直譏之爲『怪目』，則近于醜詆之矣。方士之徒，惟利是視，既已飾說以迎合漢主矣，則亦必惡言以排斥始皇、項羽，亦勢所必然也。

顧師頡剛曰：

自從漢高帝以平民得天下；加以文、景以來五德說的爭辨，武帝的封禪和改歷，大家注目的是皇帝的受天命，覺得這是世界上惟一的大事（漢代學術史略二〇讖緯的內容）。

案師說良是。雖然，受命之說尚矣。商書盤庚上：『先王有服，恪謹天命』；高宗彤日：『天既付命正厥德』；毛詩小雅十月之交『天命不徹』；又小雅：『天命不又』；大雅文王有聲：『文王受命』；皇矣：『受命既固』。或曰『天命』，或曰『受命』，或單言『命』，其義一也。唯秦漢以後之方士，極力鼓吹、渲染此說，因而造作無數歷史神話，以欺世惑主者，紛紜無數，此則其異于上世者也。漢書楊雄傳：『及莽篡位，談說之士，用符命稱功德、獲封爵者甚眾』。所謂『符命』，即帝王受命之符徵矣。蓋方士讖緯學說之影響與當時人主之迷信，遂至此矣。

此書諸家共輯得二十有一條，其中有六條，唯于清河郡本中一見，而逸書考據之。薛壽曰：

江都陳穆堂（逢衡）先生藏有清河郡鈔本易緯，云舊爲甘泉張登封（宗泰）所藏，每頁刻有清河郡三字。卷首下題漢鄭氏注、魏宋均校。前後並無序記（廣雅叢書本學詁齋文集書通卦驗鄭注後下篇）。

案舊藏清河郡本易緯者，甘泉張宗泰。蓋清河郡刻本不限易緯一事，尚有它種（如河圖括地象、龍魚河圖、河圖始開圖、易通卦驗等是），河圖稽命徵是其一事也。逸書考原輯者黃奭，亦甘泉人，與張氏同縣，疑亦有此本，抑或即從張氏假（或鈔）得，並未可知也。近安居香山曰：

清河郡即今之直隸清河，近古代燕齊之地。據後漢書張衡傳所載事例，清河之宋景稱爲洞視玉版，並以圖讖惑眾，可見此地（清河）之緯書說已大爲流行。清河郡本或爲古之地誌，其中引用頗多當地所流行之緯書說。是故，其成書年代不明，其所引用之緯書說恐怕相當古老吧（緯書之基礎的研究葉一八〇——一八一。從陳慶隆先生讀）。

案清河郡、前漢時置，治清陽。後漢爲清河國，後魏復爲郡，故治在今河北清河縣東。隋廢，尋復置，治清河，在今清河縣北十里。歷唐而宋，元以後廢。纂刻古籍、以類相從之風，宋以來盛行。謂清河郡本之清河，即宋元以來之清河，似近是耳。然日知錄曰：『以今日之地爲不古，而借古地名。……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。……何孟春餘多序錄曰，今人……稱府州縣，必用前代郡邑名，欲以爲異』（卷十九文人求古之病）。明以來文人爲文，往往有求古之病。若是，則清河郡本之所謂清河，果其爲明以前之稱歟？抑爲明以後文人求古之稱歟？又未可知矣（書中所引，多後代絕無可考之材料，謂出宋元人所輯，極有可能。但刊行時代則未可定耳。薛氏述所見本，不云刊刻時代，則似非古本。豈其書則舊，而其刻本則否乎？）。

河圖稽耀鉤

敘 錄

〔鄭玄本書注〕『稽』，有所攷察；『耀』，有所光輝；『鉤』，疏其略也。攷其所

見，著是簡冊（清河郡本）。

〔宋均注〕『稽曜鉤』者，考古赫奕之文。數其往而以察其來也。曜三才之光輝，並星辰於人事，紀日月於運會，明明可鑒，融融可憑焉者，鉤射之也（同上）。

〔孫愷古微書河圖稽曜鉤〕稽曜曰『鉤』，以言乎元象之竊焉無不窺也。

〔古微書帝覽嬉〕曰帝覽嬉、曰稽曜鉤，皆以挾星象之元。

〔朱彝尊經義考〕按稽曜鉤，其說妖占，其文曰：五星散爲五色之彗，歲星之精，流爲國皇。太白散爲天狗，辰星散爲枉矢，熒惑散爲蚩尤旗，鎮星散爲獄漢；又爲五殘，又爲旬始。攷晉書天文志，彗有五色，各依五行本精所主，蚩尤旗類彗而後曲，象旗；國皇大而赤，類南極老人星；五殘一名五縫，狀類辰星，出角；獄漢一名咸漢，大而赤；旬始出北斗旁，如雄雞，其青黑象伏鼈；枉矢類流星，色蒼，黑蛇行；天狗狀如犬奔，色黃有聲，有名義，學者所宜知，故節錄之。

〔又經義考說緯〕河圖有稽曜鉤。……大都此等多係漢人僞作，東漢人所著錄。如參同契之名，皆三字。其爲假託者多，難可斷決也。

槃案書佚。舊有古微書、黃氏逸書考、緯攬三輯本。近安居、中村二氏綜編之爲緯書集成本，而舊注並遭刪落，殊爲可惜。

乾象新書四日蝕總序占引一事曰：

日蝕者，陽微陰盛，君蔽臣恣。

諸家皆未收，當據補。

日月五星爲七曜（五行大義論七政第十六引尙書考靈曜）。『稽曜』，謂視察天象，漢人恆辭。楊雄蜀都賦『上稽乾曜』，簡言之則曰『稽曜』矣。班固典引云『上稽乾則』（後漢書本傳。韋謏注：稽，考。乾，天也），『稽乾則』即『稽曜』矣。『鉤』，謂考索。易乾元序制記：『鉤効（效）紀錄，興亡授度』（鄭注：『效』，驗。言天能鉤驗五星，記其次弟興亡，天人皆授法度）（逸書考本葉三）；魯相史晨奏祀孔廟碑：『鉤河撝錐，却揆未然』（隸釋卷一）。此其言『鉤』，義並同。識緯書多以『鉤』名，河圖真紀鉤、河圖考鉤、春秋文曜鉤、孝經鉤命識政事、孝經鉤命決之類是也。邵瑞彭曰：

五行大義論五行及生成數篇引孝經援神契言：以一立，以二謀，以三出，以四葦，以五合，以六嬉，以七變，以八舒，以九列，以十鉤。五是土之生數，十是土之成數。以天之五，合地之十，數斯畢。所以五言其合，十言其均（同鉤）。

均，是成備之義。竊疑緯以『鉤』名者如春秋緯文曜鉤、孝經緯鉤命決、河圖

緯稽曜鉤、眞紀鉤、考鉤，亦『鉤』之形譌（緯書釋名）。

案邵氏據五行生成數，以爲『鉤』當作『鈞』，蓋誤。

河圖祿運法（『祿』，或作『錄』）

敘 錄

〔本書舊注〕『祿』，通作『錄』。『運』，轉舒天心法條則也。紀蒞世之運、則之，永以爲法也（清河郡本引）。

〔黃輿逸書考河圖祿運法案語〕御覽一百三十五引洛書錄運法：孔甲見逢氏抱小女末喜，帝孔甲悅之，以爲太子履癸妃，古微書亦然，則是錄運法亦洛書之文，而清河郡本乃以逢氏抱小女一條入於始開圖，與說郭同。又復錄河圖錄運法二十條、復有鄭注十二條、必有所本。如河圖說微示，占經十引一條作雒書說微示。蓋河圖二錄出入互錯，久矣，故後漢公孫述傳注亦以錄運法爲河圖。

案案書佚。舊有黃氏逸書考、緯攬二輯本。近安居、中村二氏綜前二輯本加事始引一事，是爲緯書集成本。二氏此本，于逸書考本所引清河郡本十九事，並刪削不錄，未詳其義。豈以清河郡來歷不明故耶？然他識緯之出于清河郡而二氏仍錄而存焉者，有之矣，何獨置疑于此？況此書亦流傳有自者耶（參河圖稽命徵解題附記）。

何謂『祿運法』？『祿者，錄也』，見孝經援神契（禮記王制正義引）。春秋緯有錄運法，有孔錄法；雒書亦有錄運法、錄運期讖。『錄』『祿』古字通，是河圖祿運法即錄運法也。『運』者，帝王所受于天之歷運，亦即所謂天運。鄒衍有終始五德之運；春秋合誠圖云『赤受天運』（御覽皇王部引）；獻帝傳云：『厯運去就，深切著明』（三國魏志文帝志注引）。此類是也。然則『祿運法』者，謂紀錄帝王歷運、天運之法也。

然『錄』字亦可作名辭，假爲『錄』，後漢書公孫述傳下注：『錄運，河圖書名也』。解作記錄帝王歷運之簿書、圖籍。春秋合誠圖：『赤受天運』。注：『運，錄運也』。錄運，謂歷運之書錄也。錄運，漢人恆辭。通作『錄』。易通卦驗鄭注：『其王天下也，其當錄運，即得與子孫；不當，即禪位』（逸書考本葉八）。是也。

以上兩義並可通，未詳孰是。

書有云：

九名之世，帝劉之秀。帝行德，封刻政（清河郡本）。

九世之帝方明主，持衡拒。九州平，天下予（同上）。

此阿諛光武之文。然據後漢書祭祀志，前一事乃河圖合古篇文；後一事乃河圖提劉子文。未知孰爲鈔襲。

注文今仍存十餘事（逸書考本），無主名，黃奭曰：

清河郡本。原脫『鄭氏曰』三字。檢（河圖）始開圖、稽曜鉤、括地象、稽命徵，皆云『漢大司農北海鄭玄注』，其篇題下注皆冠以『鄭氏曰』三字。今據補。

案輯本（逸書考本）河圖握矩記有宋均注；河圖括地象有鄭玄注又有宋均注。是宋均亦注河圖矣。清河郡本原引已無主名，則闕疑可矣。

河圖玉板龍文 河圖玉板 孔子玉版 河圖龍文

敘 錄

〔隋書經籍志經籍一〕河圖龍文一卷（章宗源考證：按此一卷，似即梁有河圖洛書二十四卷之佚存者）。

〔日本國見在書目九異說家〕河圖龍文一卷。

〔沈括夢溪筆談補卷六〕子午屬庚（元注：此納甲之法。震初爻，納庚子、庚午也），丑未屬辛（巽初爻，納辛丑、辛未也），寅申屬戊（坎初爻，納戊寅、戊申也），卯酉屬己（離初爻，納己卯、己酉也），辰戌屬丙（艮初爻，納丙辰、丙戌也），巳亥屬丁（兌初爻，納丁巳、丁亥也）。一言而得之者，宮與土也（假令庚子、庚午一言便得庚，辛丑、辛未一言便得辛，戊寅、戊申一言便得戊，己卯己酉一言便得己，故皆屬土。餘皆倣此），三言而得之者徵與火也（假令戊子、戊午皆三言而得庚，己丑、己未皆三言而得辛，丙寅、丙申皆三言而得戊，丁卯、丁酉皆三言而得己，故皆屬火）。五言而得之者羽與水也（假令丙子、丙午皆五言而得庚，丁丑、丁未皆五言而得辛，甲寅、甲申皆五言而得戊，乙卯、乙酉皆五言而得己，故皆屬水）。七言而得之者商與金也（假令甲子、甲午皆七言而得庚，乙丑、乙未皆七言而得辛，壬申、壬寅皆七言而得戊，癸丑、癸酉皆七言而得己，故皆屬金）。九言而得之者角與木也（假令壬子、壬午皆九言而得庚，癸丑、癸未皆九言而得辛，庚寅、庚申皆九言而得戊，辛卯、辛酉皆九言而得己，故皆屬木）。此出於抱朴子，云是河圖玉版之文。然則一何以屬土？三何以屬火？五何以屬金？〔水〕。其說云：中央總斡天之氣一，南方丹天之氣三，北方元天之氣五，西方素天之氣七，東方蒼天之氣九。皆奇數而無偶數，莫知何義

，皆不可推攷。

〔孫愷古微書河圖玉版〕緯之說，兆于河圖，故僭河圖者益衆，而濫河圖者益陋。索之緯錄，未聞有玉版者，類書徵集，顧有數條，或亦其流沿之舊與？

〔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七金剛力士見緯書〕初學記引河圖龍文云：『天之東南西北極，各有銅頭鐵額兵，長三千萬丈；又有金剛敢死力士，長三千萬丈』。按此，則金剛之名，緯書已有之，不始於佛氏。

〔沈曾植海日樓札叢卷二大秦國〕河圖玉版云（元注：山海經注引）：『從崑崙以北九萬里，得龍伯國，其人長三十丈。崑崙以東得大秦國，人長十丈。從此東十萬里，得佻人國，長三十丈五尺。從此以來十萬里得中秦國，人長一丈』。向嘗疑大秦之名，外國無之，不知何緣而立。讀此則二字即中國，緣緯書所記而附會之。弱水西王母，正同一例。安息長老詎知是夷者哉？史大宛列傳：『天子按古圖書，名河所出曰崑崙云』。附會之意正相類（護德瓶齋涉筆）。

槃案書佚。舊有古微書、黃氏逸書考、緯攬諸輯本。

『玉板』，板或作『版』，古字通。

前引夢溪筆談援抱朴子所錄河圖玉版一事，各輯本並未收，可據補。

書以『玉版』名者，謂以玉爲版，刻文字其上。舊說，古文書之珍貴者，皆以玉版書刻之，如云：

素成胎教之道，書之玉版，藏之金匱（新書胎教。大戴記保傳篇同）。

陛下（文帝）之德厚而得賢佐，皆有司之所覽，刻於玉版，藏於金匱（漢書龜錯傳）。

明堂石室，金匱玉版，圖籍散亂（史記太史公自敘）。

讖緯家謂河神亦往往出玉版圖書，河圖考靈曜云：

趙王政以白璧沉河，有黑公從河出，謂政曰：祖龍來！授天寶。開，中有尺二玉牘（初學記六等引）。

按『牘』者，版牘。『玉牘』，即玉版矣。

拾遺記一云：

帝堯在位，聖德光洽，河洛之濱得玉版，方尺，圖天地之形。

此云堯得玉版于河洛之濱，亦讖緯遺說。讖緯之書，所佚者衆，此說猶賴拾遺記引用，得保存至今耳。

所謂河圖玉版之來歷、大略蓋如此。

此書自明孫穀、清朱彝尊以下，並以識緯視之。獨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據張湛列子周穆王篇注引河圖玉版，有『西王母居崑崙山』之說，因廁其目于神仙家之列。槃按書中神仙之說，固不止此，如言湘夫人何神（山海經中山經郭注引）；龍伯國人生萬八千歲而死（同上大荒東經注引）；少室山有白玉膏、一服即仙（同上西山經注引）之等、是也。神仙家之書，誠亦往往喜託之玉版，如晉書載記慕容儼傳言，石虎使人搜策於華山，得玉版，文云：

歲在申酉，不絕如綫；歲在壬子，真人乃見（又見十六國春秋二七）。

拾遺記八云：

周羣妙閑筭術、識說，遊岷山採藥，見一白猿……化爲一老翁，握中有玉版，長八寸，以授羣。羣問曰：公是何年生？答曰：已衰邁也。忘其年月。猶憶軒轅之時，始學歷數。風后、容成皆黃帝之史，就余授歷術。……羣服其言，更精勤筭術、及考校年歷之運。……

范曄後漢書方術傳敘云：

神經怪牒，玉策金繩，關扃於明靈之府，封縢於瑤壇之上者，靡得而闕也。

江總陶貞白先生集序云：

至如紫臺青簡，綠帙丹經，玉版祕文，瑤壇怪牒，靡不貫彼精微，殫其旨趣（藝文類聚五五）。

按諸如此類或曰『玉策』，或曰『玉版』，『策』者簡札，其刑制同于版，是『玉策』亦即『玉版』矣。此諸『玉版』與河圖玉版，不必是一事。然而神仙家喜僞託『玉版』，此與識緯家之傳會河圖玉版，則誠有其極相似處。

謂河圖玉版爲神仙家言，未始不可。然其中亦不乏識緯舊說，如上引堯舜與秦皇世河神出授玉版之說，是其例。即後來神仙家所傳會之玉版文字，其言天運、曆數，亦識緯遺意。尚書璇璣鈴言：『禹開龍門，導積石，玄圭出，刻曰：延喜玉受，德天賜佩』（藝文類聚帝王部等引）；河圖言：『禹既治水，功大，天帝以寶文大字（槃按，即上文所謂玄圭，亦即玉版）賜禹佩，渡北海弱水之難』（初學記九等引）。即其比。語其實，識緯之書，本戰國末年以來之方士所造託。方士，雜學，自神仙以至于儒家思想，無所

不包（別詳拙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），故讖緯爲書，其內容皆如此，又不獨河圖玉版而已。

此書，東晉人郭璞注山海經、張湛注列子，並已引之。而其始出于何時？今已莫可尋究。書又有所謂孔子玉版者，出于魏初文帝之世。朱彝尊以爲卽河圖玉版，曰：

按酈道元水經注引此（按謂河圖玉版）。又裴松之注魏志云：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，曰：昔先王初建魏國，武都李庶、姜合羈旅漢中，謂臣曰：定天下者，魏公子桓。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。魯問合，知書所出？合曰：孔子玉版也。天子曆數，雖百世可知。合長於內學，關右知名。所云孔子玉版者，當卽是書也（經義考卷七）。

槃按河圖玉版兼言曆運天命，今孔子玉版亦言天子曆數；抑讖緯之書，大都託之孔子。然則河圖玉版，亦未嘗不可稱爲孔子玉版。朱說其是矣。然而『玉版』之託，其事匪一。吳孫皓天璽元年禪國山碑，其紀瑞應也有云：

祕記、讖文、玉版，紀德者三（全三國文七五）。

此亦一『玉版』也。此『玉版』紀著吳之德運，與河圖玉版、孔子玉版之紀歷數天命者，同符性質。顧其爲吳國之君臣所僞飾以欺世惑衆者，可無疑義。孔子玉版則出于魏氏，其爲依託一也。此亦一僞『玉版』，彼亦一僞『玉版』。豈本舊有所謂河圖玉版，魏文、孫皓之流，隨宜增飾其書，以故神其國命邪？將互不統屬，各因玉版刻書，故著『玉版』之目，而其實不過書名相偶合邪？此故未可知。唯後漢書張衡傳言：

永元（章帝年號）中，清河宋景遂目歷紀推言水災，而僞稱洞視玉版，或者至於弃家業入山林。後皆無效，而復采前世成事，目爲證驗。至於永建復統，則不能知（注：永建、順帝即位年也。復統，謂廢而復立。言讖家不論也）。

按宋景託稱洞達玉版，推歷紀，知有水災。而讖緯家之稱說『玉版』者，亦不離曆紀，或言禹治水，說具如上。然則宋景之所謂玉版，倘卽是河圖玉版。果爾，則河圖玉版之書，東京早年已有之矣。又題作焦贛之易林，屯之蒙云：

山崩谷絕，大福盡竭。涇渭失紀，玉歷盡已。

此亦由玉歷而推及水災、與歷運，與宋景之所謂玉版者，性質類似。果其玉歷卽玉版，亦卽河圖玉版，則河圖玉版之託，可以早推至于西京晚季，因易林已提及玉歷，

而此易林，固王莽新朝崔篆之所作也（據余季豫著四庫提要辨證子三易林。胡適之先生著易林斷歸崔篆的判決書。搜神記八：『虞舜耕於歷山，得玉歷於河際之巖。舜知天命在己，體道不倦』。按此玉歷、與易林之所謂玉歷，不知是否一事？然云舜得玉歷，無疑爲識緯家妄說）。

逸書考于河圖玉板篇目下注云：

清河郡本下有『龍文』二字。

是清河郡本元題作河圖玉板龍文也。逸書考蓋以諸家所引或作河圖玉板，故亦依之云耳。然清河郡本亦必有據，想非杜撰。『赤九會昌，十世以光，十一以興』一事，古微書引作河圖龍文；『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』一事，初學記十九引亦作河圖龍文。蓋本作河圖玉板龍文，諸家稱引則或省稱河圖玉板，或省稱河圖龍文耳。蓋又或稱孔子玉板，說已前見。

龍魚河圖（或作河圖龍魚徵紀）

敘 錄

〔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〕古之祕畫珍圖，今粗舉領袖，則有龍魚河圖。

〔羅莘路史前紀黃帝紀附蚩尤傳注〕龍魚河圖等，至謂：『尤亂，黃帝仁義不能禁。尤沒，天下擾亂，黃帝乃畫尤像，以威天下，天下咸謂尤不死，乃服』。妄矣。

〔孫穀古微書龍魚河圖〕河圖篇目已蕪矣，類書所錄，復有以『龍魚』命者，豈非以其玉石雜糅、椒艾紛汨而衍其牘與？要其文字亦雅俚相乘，政不必棄。

〔朱彝尊經義考卷三〕三龍魚河圖一卷。按龍魚河圖，賈思魏齊民要術屢引之，有云：瓜有兩鼻者殺人；羊有一角，食之殺人；玄雞白頭，食之病人。此服食家言爾。又云：各以臘月，鼠斷尾。正月旦日未出時，家長斬鼠著屋中，祝云：付敕屋吏，制斷鼠蟲。三時言功，鼠不敢行；又云：埋蠶沙於宅亥地，大富，得蠶絲，吉利。以一斛二斗，甲子日鎮宅，大吉，財致千萬；又云：歲暮夕四更中，取二七豆子、二七麻子、家人頭髮少許，合麻豆著井中，咒敕井使，其家竟年不遭傷寒，辟五方疫鬼；又太平御覽引其文云：婦人無以夫衣合浣之，使不利；又云：以賣馬錢娶婦，令多惡病，夫妻離別；又云：懸艾虎鼻門上，宜官子孫，帶印綬。懸虎鼻門中，周一年，取燒作屑，與婦飲之，二月中便有娠，生貴子。勿令人知之，泄則不驗也。亦勿令婦見之。又云：七月七日，取小赤豆，男吞一七，女吞二七，令人畢歲無病。是日取烏雞血和三月三日桃花末塗面及身，三日後，肌白如玉。觀其大略，無異道家厭勝之術。與經義何裨？至謂蚩尤兄弟八十一人，皆銅頭鐵額，食砂石子，尤屬不倫。諸經義中，邪說誣民，蓋未有甚於此書者已。

〔姜忠奎緯史論徵卷五〕龍魚河圖：『七月七日，取赤小豆，男吞一七，女吞二七，令人畢歲無病』；又『七月七日，取烏雞血和三月三日桃花末塗面及遍身，肌白如玉』。頗與萬畢術中所載相類，蓋亦古緯遺文也。

案清河郡本作龍魚河圖徵記。殆原題如此作，引書者省稱，去『徵記』二字耳。書佚。舊有古微書、逸書考、緯攬諸輯本。近安居、中村二氏綜合諸家所輯，更以三教指歸、元弘相傳本五行大義、天地祥瑞志、集注文選、顯時卿改元定記、開元占經鈔本、祕府略諸古籍所引、增益凡十有餘事，是爲緯書集成本。

書云龍魚河圖者，蓋謂此河圖、河中龍魚所負。經義考悉緯引顧野王云：

龍魚負圖，從河中出，付黃帝；從洛水出，詣舜。

河圖祿運法云：

天大霧三日，黃帝遊洛水之上，見大魚，殺五牲以醺之，天乃大雨七日七夜，魚流而得河圖（清河郡本）。

河圖挺佐輔云：

黃帝乃祓齋七日……天老五聖皆從，以遊河洛之間，求所夢見者之處，弗得。至於翠嬌之淵，大鱸魚汭流而至……（黃帝）乃辭左右，獨自與天老跪而迎之。……五色畢具，天老以授黃帝，帝舒視之，名曰錄圖（逸書考本葉一——二）。

此類是也。所謂『大魚』，所謂『大鱸魚』，即龍魚也。魚也而謂之龍魚者，淮南脩務：『龍門，本有水門，鮪魚游其中，上行得過者便爲龍，故曰龍門』；說苑正諫：『吳王欲從民飲酒，伍子胥諫曰：不可。昔白龍下清冷之淵，化爲魚』。謂魚龍同類，故魚可化龍，而龍有時亦化爲魚也。

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敘述古之祕畫珍圖，其中有龍魚河圖，是謂龍魚河圖有文且復有圖。案古籍以『圖』名者，大都有圖（參拙古識緯全佚書存目解題二河圖篇。本所集刊第十二本）。龍魚河圖蓋亦莫能外是。然文今猶賴輯本、僅有存者，而圖則全佚矣。

此書于諸識緯中，說最駁雜，古史地傳說、天象占驗、神仙家言、陰陽五行雜事，兼而有之，然不失其爲方士之書也。

書中有記符錄者二事云：

玄帝出信兵符付黃帝，制蚩尤（御覽七三六、等）。

帝伐蚩尤，乃睡夢西王母遣道人，披玄狐之裘，以符授之，曰：太乙在前，天乙備後。河出符信，戰則尅矣。黃帝寤，思其符，不能悉憶，以告風后、力牧。風后、力牧曰：此兵應也，戰必自勝。力牧與黃帝俱到盛水之側，立壇，祭以太牢，有玄龜銜符出水中，置壇中而去。黃帝再拜稽首，受符視之，乃夢所得符也。廣三寸，袤（袤）一尺。於是黃帝佩之以征，即日禽蚩尤（清河郡本）。

俞正燮論之曰：

太平御覽載黃帝出軍訣（七百三十六），有龍魚河圖二符。太平廣記載神仙傳，老子以太元清生符與徐甲。魏書王早傳：授東莞趙氏一符，擒得鄭氏男。北齊書吳遵世傳云：恒山老翁謂之曰，與君開心符。遵世跪取吞之。符者，漢時有印文書名。道家襲之。黃老書乃漢人述也。淮南本經訓云：審于符者，怪物不能惑。是守一之文言，非指符錄。又道家咒語，亦漢式。雲麓漫鈔云：急急如律令，漢公移常語。張天師漢人，故承用之，道家遂得祖述。野客叢書云：此沿漢式，如今言文書千里驛行。其言至通。符是漢名，如律令亦是漢文。今道藏書言律令雷部神，名性疾速。此與僧說羅刹，同一陋謬。

俞氏以前引龍魚河圖之言黃帝受兵符二事，即道士符錄之符；又以符錄之興，始于東漢末之張天師。今案，俞氏前說是；後說則有未盡然者。以余所考，西漢初期即已有符錄之作。羅整庵困知記以爲『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』，亦有可能（別詳拙撰敦煌本簡符錄試釋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二期）。

書中秦漢間人之文辭、思想，固不惟此，如云：

月有九行，黑道二出黃道北，赤道二出黃道南，白道二出黃道西，青道二出黃道東。立春、春分，月從東青道；立秋、秋分，從西白道；立夏、夏至，從南赤道；立冬、冬至，從北黑道。天有四表，月有三道。聖人知之，可以延年益壽（御覽四）。

案『延年益壽』，戰國、秦、漢以來恆辭。史記商君列傳，趙良說商君曰：『尚將欲延年益壽乎』；秦鏡銘：『大樂富貴得所好，千秋萬歲，延年益壽』（善齋金錄鏡一、一至三）；漢鏡銘：『延年益壽』（金石索金六、四一七）；『延年益壽，大樂未央』（小檀藥室鏡影三、一後）；『長宜子孫』（內輪）。『延年益壽樂未央』（外輪）（董齋藏鏡下二一

後)；『延年益壽，長毋相忘』(小校經閣金文十五、一百四至一百五)；『涑冶銅華清而明。以之爲鏡宜文章。延年益壽去不祥』(善齋鏡一、八一)。如此之類是也。

龍魚河圖又云：

東方太山君，神姓圓，名常龍。南方衡山君，神姓丹，名靈峙。南方華山君，神姓造，名鬱狩。北方恆山君，神姓登，名僧。中央嵩山君，神姓壽，名逸羣。呼之，令人不病(御覽八八一、等)。

東方太山將軍，姓唐，名臣。南方霍山將軍，姓朱，名丹。西岳華陰將軍，姓鄒，名尚。北岳恆山將軍，姓莫，名惠。中岳嵩高將軍，姓石，名玄恆。存之，卻百邪(御覽八八一、古微書)。

案南岳『衡山』，書亦或作『霍山』者，考爾雅釋山：『霍山爲南嶽』。邢疏：『案詩傳言四嶽之名：東嶽岱，南嶽衡。此及諸經傳，多云泰山爲東嶽、霍山爲南嶽者，皆山有二名也。風俗通云：泰山，山之尊，一曰岱宗。岱，始也；宗，長也。……衡山，一名霍，言萬物霍然大也。……是解衡之與霍、泰之與岱，皆一山而有二名也。若此，上云：江南衡；地理志云：衡山在長沙湘南縣。張揖廣雅云：天柱謂之霍山；地理志云：天柱在廬江潛縣。則在江北矣。而云衡、霍一山二名者，本衡山一名霍山。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，又名天柱亦爲霍，故漢以來，衡、霍別耳。郭云：霍山，今在廬江潛縣西南，別名天柱山。漢武帝以衡山遼曠，移其神於此』。衡之與霍，一山而二名，是則龍魚河圖之文，或云『南方衡山』，或云『南方霍山』，其實一耳。武帝元封五年，巡南郡、至江陵而東，登禮鸞之天柱山，號曰南嶽，見漢書郊祀志下。郭璞謂武帝以衡山遼曠，移其神於此云云，未知所出，當別有所據。武帝已移南嶽之神與號于潛縣之霍山，則自時厥後，言南嶽則當數潛霍矣。郊祀志下：『自是(宣帝元康四年)，五嶽四瀆皆有常禮：東嶽泰山於博，中嶽泰室於嵩高，南嶽鸞山於鸞(注：鸞古曰，鸞與潛同也。補注：齊召南曰，自元封五年巡南郡至江陵而東，登禮鸞之天柱山，號曰南嶽，於是南嶽之名，移於鸞山，而長沙湘南之衡山、自古稱南嶽者，反無祠矣)，西嶽華山於華陰，北嶽常山於上曲陽』。而龍魚河圖則猶以湘南之衡山爲南嶽，不知有潛霍。然則此其說在武帝元封五年封潛霍之前，殆可知也。

龍魚河圖又云：

高皇攝正總萬庭。四海歸詠治武明。文德道治承天精。元祚興隆協聖靈（御覽八七等引）。

案此歌頌漢高帝之詩，則蓋西漢方士之徒之作也。七言古詩，每句用韻，當以此爲權輿。柏梁詩中亦有此一格。柏梁詩本出三秦記，云是武帝元封三年作，而考之於史，則多不符，蓋是後人擬作（說詳日知錄卷十九柏梁臺詩條、古詩源卷二漢詩柏梁詩條）。案三秦記，辛氏所作，時代無可考，蓋魏晉間人也。柏梁詩雖不能出于武帝元封三年，然要不失其爲漢人之語。隨園詩話云：『崇山幽都何可偶？黃鉞一下何處所！光武語也。懷仁附義天下悅，阿諛順旨要領絕。嚴子陵語也。皆七古中生硬句。二人少同學，故語相似』。案柏梁詩與前引龍魚河圖詩、與光武、子陵語，其爲七古中生硬字句並同，而子陵語每句用韻亦同，是諸詩時代相近之一暗示矣。此一斬新詩體之出現，治中國文學史者，但知引柏梁詩耳，而龍魚河圖之詩、光武、子陵之語，則能舉似之者鮮矣。

朱彝尊以是書、中有食物宜忌與五行吉兇雜事，謂『與經義何裨』。案雖于經義無裨，然研究古代民間風習與方士思想，此等資料，正不可少。氏又以蚩尤兄弟八十一人，皆銅頭鐵額，食砂石子之事爲『邪說』『不倫』。案此古代神話、傳說之遺，雖屬不倫，不可廢也。

龍魚河圖文又云：

劍神名飛揚（御覽三四四、等）。

弓神名曲張（同上三四七）。

盾神名自障（同上三五六）。

斧神名狂章（同上七六二）。

矛神名矢陰（書鈔一二三、等）。

案兵器神名，術數之書多有之。太公兵法：

弩之神，名遠望（御覽三四八）。

箭之神，名續長（同上三四九）。

戟之神，名大將（同上三五二）。

矛之神，名跖蹠（同上三五三）。

抱朴子雜應：

或問辟五兵符之道，抱朴子曰：吾聞吳大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：但知書北斗及日月字，便不畏白刃。以試左右數十人，常爲先登鋒（孫綽：疑衍）陷陣，皆終身不傷也。鄭君云：但誦五兵名，亦有驗。刀名大房，虛星主之；弓名曲張，氏星主之；矢名彷徨，熒惑星主之；劍名失傷，角星主之；弩名遠望，張星主之；戟名大將軍，參星主之也。

雲笈七籤卷六雜呼神名：

弩名遠望，一名軍威，張星之主。

弓名曲張，一名子張，五星之主。

矢名續長，一名信往，一名傍徨，熒惑星之主。

刀名脫光，一名公詳，一名大房，虛星之主。

劍名陰陽。

戟名大將，參星之主。

鑊名鉤傷，一名鉤殃。

鉞名牟，一名默堂。

楯名自障。

已上，有兵革卽呼其名，所無傷害，能福於人，大吉良矣。

諸家之說，詳略不同，名字亦不盡符合，蓋來源各別。傳鈔亦不無譌繆。而今龍魚河圖之文或有脫佚，亦未可知也。所謂鄭君，未詳，蓋方士前輩。太公兵法，則殆亦戰國末年之作也。

龍魚河圖又云：

髮神名長耳，耳神名嬌耳，目神名珠映，鼻神名勇盧，齒神名丹朱，夜臥呼之，有患亦便呼之九過，惡鬼自卻（御覽八八一神上、等）。

案黃庭內景經云：

至道不煩決存眞。泥丸百節皆有神。髮神蒼華字太元，腦神精根字泥丸，眼神明上字英玄，鼻神玉隴字靈堅，耳神空閑字幽田，舌神通命字正倫，齒神嵎峰字羅千（至道章第七）。

心神丹元字守靈，肺神皓華字虛成，肝神龍煙字含明。腎鬱道煙主清濁。腎神玄冥字育嬰，脾神常在字魂停，膽神龍曜字威明（心神章第八）。同是髮、耳、目、鼻、齒之神，而名稱不同，蓋方士傳會，自由創說，本無其事，故不難妄造也。

龍魚河圖又云：

鄧國有工，善鑄劍，因名鄧師（七國考韓國兵制）。案鄧，春秋時小國，居今河南鄧縣（亦嘗居上蔡及新蔡），莊十六年（周僖王四年），爲楚所滅（別詳拙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異冊三、葉二一二——二一五）。案中國自古刀劍之屬，最稱吳（或作干，同）、越（或作甞，同）（參周禮考工記、莊子刻意、呂氏春秋疑似、漢書地理志下吳地條、等）。『鄭之刀、宋之斤、魯之削』（考工記），楚之劍（說苑指武），蓋其次也。而鄧之劍工，僅見于此。殆先秦之遺聞舊說也。

河圖始開圖

敘 錄

〔鄭玄本書注〕『始』猶初也。關廣之謂『開』（清河郡本）。

〔宋均本書注〕溯水之原而圖之也（同上）。

〔朱彝尊經義考據緯河圖始開篇〕按其文：黃帝問風后曰，予欲知河之始開。風后曰，河凡有五，皆始於崑崙之墟。此其所以名篇也。

槃案書佚。舊有古微書、逸書考、緯攬諸輯本。近安居、中村二氏綜合諸舊輯爲緯書集成本。

書云：

黃泉之埃，上爲黃雲。青泉之埃，上爲青雲。赤泉之埃，上爲赤雲。白泉之埃，上爲白雲。玄泉之埃，上爲玄雲（御覽八）。

陰陽相薄爲雷（開元占經一〇二）。

案淮南墜形篇：

正土之氣，御于埃天。埃天五百歲生缺，缺五百歲生黃湧，黃湧五百歲生黃金，黃金千歲生黃龍，黃龍入藏生黃泉。黃泉之埃，上爲黃雲。陰陽相薄爲雷，

激揚爲電，上者就下流水，就通而合乎黃海。偏土之氣，御于青天。青天八百歲生青曾，青曾八百歲生青瀕，青瀕八百歲生青金，青金千歲生青龍，青龍入藏生青泉。青泉之埃，上爲青雲。陰陽相薄爲雷，激揚爲電，上者就下流水，就通而合乎青海。牡土之氣，御于赤天。赤天七百歲生赤丹，赤丹七百歲生赤瀕，赤瀕七百歲生赤金，赤金千歲生赤龍，赤龍入藏生赤泉。赤泉之埃，上爲赤雲。陰陽相薄爲雷，激揚爲電，上者就下，流水就通而合乎赤海。弱土之氣御于白天，白天九百歲生白礬，白礬九百歲生白瀕，白瀕九百歲生白金，白金千歲生白龍，白龍入藏生白泉。白泉之埃，上爲白雲。陰陽相薄爲雷，激揚爲電，上者就下，流水就通而合乎白海。牝土之氣，御于玄天。玄天六百歲生玄砥，玄砥六百歲生玄瀕，玄瀕六百歲生玄金，玄金千歲生玄龍，玄龍入藏生玄泉。玄泉之埃，上爲玄雲。陰陽相薄爲雷，激揚爲電，上者就下，流水就通而合乎玄海。

兩相校核，則知今始開圖尚有脫文，或由引書者隨意省略，亦未可知。而二者之間孰爲先後，今亦未詳。

書又云：

孔甲見逢氏抱小女妹喜，帝孔甲悅之，以爲太子履癸妃（說郛五。清河郡本無首三字。御覽一三五引作洛書錄運法）。

案履癸卽夏桀。夏本紀：『孔甲崩，子帝皐立。帝皐崩，子帝發立。帝發崩，子帝履癸立，是爲桀』。索隱：『按系本，帝皐生發及桀。此以發生桀，皇甫謐同也』。孔甲以下帝系，諸家不同。而始開圖以履癸（桀）爲孔甲太子，與本紀、世（系）本、皇甫謐（帝王世紀）、復互異。本紀會注考證：『國語晉語：史蘇曰，昔夏桀伐有施，有施人以妹喜女焉』。而始開圖云『孔甲見逢氏抱小女妹喜，帝孔甲悅之，以爲太子履癸妃』，彼此又異。始開圖以上二說，未詳所本。注家尙未聞有拈出之者，錄之于此，亦可以廣異聞也。

河 圖 徵

書佚。晉書藝術戴洋傳引一事曰：

地赤如丹血洸洸（緯攬引作『九丸』，未詳所據何本），當有下犯上者。
緯攬引此首七字併入河圖祕徵內。案河圖雜篇，祕徵外又有說徵示、說徵祥。止曰『徵』，則何以知其必屬祕徵？別存之可矣。

河圖祕徵（或作河圖帝秘徵、或作河圖祕微篇）

案書佚。舊有古微書、逸書考、緯攬諸輯本。近安居、中村二氏綜合舊輯而刪去『黃帝起則大蚘見』一事，爲緯書集成本。集成本之刪去此事，未詳其愜。豈因其重出也故耶？實則緯書中，此類情形習見。然其間孰爲後先，孰爲剽襲，今已無可考，並考其舊焉，斯亦可矣。

書云：

劉帝卽位百七十年（集成本誤作日），太陰在庚辰，江充謗，其變天鳴（占經三）。案此漢武帝征和二年秋七月事也，上距漢高帝卽位于西元前二〇六年、爲百一十五年。云百十七年者誤。又漢書武帝本紀：征和二年秋七月，按道侯韓說、使者江充等，掘壘太子宮。壬午，太子與皇后斬充，以節發兵，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，死者數萬人。庚辰，太子亡，皇后自殺。辛亥，太子自殺于湖。癸亥，地震。是江充謗，戾太子出亡在庚辰，而『天鳴』卽地震（地震劇烈，空中有聲，故或以爲天鳴），則在癸亥。祕徵此處，蓋失實。

河圖說徵（一下有『示』字）

敘 錄

〔黃奭逸書考河圖祿運法〕河圖說徵示，占經十引一條作雜書說徵示。蓋河圖二緯，出入互錯久矣。

案書佚。舊有逸書考、緯攬二輯本。近安居、中村二氏綜合二輯而益以天地祥瑞志所引二事，是爲緯書集成本。

說徵，一本作說徵示。蓋本有『示』字，引書者或省去。非二書也。

鄭玄注河圖稽命徵云：『徵，攷其象，驗以事物也』。今日河圖說徵（或河圖說徵示），其義同。呂氏春秋觀表：『人亦有徵，事與國皆有徵。聖人上知千歲，下知千

歲，非意之也，蓋有自云也』。然則所謂『徵』者，國家祥瑞、災異之徵也。說徵之文如云：

蒼帝起，天雨粟也（御覽八四〇）。

人主失國無下，見牛四角二足（占經一一七）。

狸三頭，名曰夔。夔見則女害（同上——六）。

此其類是也。

河圖說徵祥 河圖說徵示

說徵祥今祇存一事，見御覽四三三又九二八，曰：

鳥一足曰獨立，見則主勇強也。

逸書考、緯攬所見本並同。而『祥』，涵芬樓影宋本御覽作『示』。疑本作『祥』，因漫漶譌爲『示』。而『徵示』，又或因形近僞作『徵禾』（緯書集成卷二八三『日本殘存佚文』表，河圖有說徵禾）。獨逸書考、緯攬所見本尚不誤。至天中記引但作河圖，則省僞也。

河圖絳象（『絳』一作『緯』）

書佚。舊有古徵書、逸書考二輯本。近安居、中村二氏綜合舊輯爲緯書集成本。

『絳』，楊慎引作『緯』（原引文未見。據明士注廣志釋卷一引。『黃河出崑崙東北』一條，古徵書云，楊用修引作絳象，則似楊引已有緯象，復有絳象。莫能詳也）。朱彝尊（經義考志緯河圖絳象條注）云：『或作緯』。

案文有云：

河導崑崙山，名地首，上爲權勢星。一曲也。東流千里至規其山，名地契，上爲距樓星。二曲也。祁南（一作北流。案『祁』，楊慎引作『卻』）千里至積石山，名地肩，上爲別符星。三曲也。祁（案楊慎引作卻）南千里入隴首山（案楊引無山字）間，抵龍門首，名地根，上爲營室星。四曲也。龍門上爲王良星，爲天橋。神馬出河躍，南流千里抵龍首，至卷重山，名地咽，上爲卷舌星。五曲也。東流貫砥柱，觸閼流山，名地喉，上爲樞星，以運七政。六曲也。西距卷重山千

里，東至雒（案揚作洛）會，名地神，上爲紀星，七曲也。東流至大怀山，名地肱，上爲輔星，八曲也。東流至絳水，千里至（案揚引作過）大陸，名地腹，上爲虛星。九曲也（古微書）。

『緯』者，星象。周禮天官大宗伯『日月星辰』。注：『星，謂五緯』。疏：『五緯，卽五星。言緯者，二十八宿，隨天左轉爲經；五星右轉爲緯』。通言之，緯卽是星。黃河之流，上與天星相應。河圖緯象之『緯』，其義在此。或作『絳象』者，涉前引文『東流至絳水』而譌也。

圖緯絳象

書佚。緯攷輯得一事，曰：

太行，附路之精（淵鑑彙函、天中記引）。

案圖緯絳象，殆卽河圖緯象。河圖緯象已譌爲河圖絳象（別詳河圖絳象解題），而『圖緯』，舊籍恆辭（緯攷緯類有五經圖緯〔乙巳占引〕；小黃門譙敏碑：『深明典奧、讖錄圖緯』；蔡邕郭有道碑：『深綜圖緯』；晉書天文志：『圖緯舊說』），故河圖絳象亦遂被引作圖緯絳象，蓋河圖固可汎稱作『圖緯』，而『絳象』則仍譌稱未改耳。

復次附路，星名（見晉書天文志）。『太行，附路之精』，謂太行山上應星辰，其名附路也。河圖緯象亦有此文例，如云：『河導崑崙山，名地首，上爲權勢星』。謂崑崙上應星辰，其名權勢也；又云：『（黃河）東流千里至規其山，名地契，上爲距樓星』。謂規其山上應星辰，其名距樓也。

河圖緯象與圖緯絳象，書名取義同，文例亦合，故知是一事矣。

河圖闔苞授

（『闔』，一作『開』，一作『鬪』。『苞』，一作『色』。『授』，一作『受』）。

敘 錄

〔司馬彪續漢書天文志上〕軒轅始受河圖闔苞授（集解：惠棟云，案闔苞授，河圖篇名

，見李善注文選。『闔』，當作『閭』。『授』，當作『受』。『規』字屬下讀。羅泌以『闔苞』爲黃帝臣名，非也），規日月星辰之象，故星官之書，自黃帝始。

〔王應麟困學紀聞九天道〕後漢天文志：黃帝始受河圖，闔苞授規，〔正〕日月星辰之象（翁注：案宋羅泌路史引此文，『日月』上有『正』字，文義較明），故星官之書，自黃帝始（隋志云爾）。闔苞，似是人名氏。當攷（翁注：全云，河圖闔苞，恐是緯書名目，故曰『受』。深寧疑爲姓名者非。集證：按劉恕通鑑外紀，帝既受河圖，得其五要，乃設靈臺，立五官，以敘五事。命鬼與蓀占星，闔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，於是乎有星官之書。命義和占日，尚儀占月，車區占風。闔苞與鬼與蓀等並稱五官。其爲人名氏可知。或曰：闔苞受，河圖篇名，見文選石仲容與孫皓書注。蓋誤『閭』爲『闔』也）。

〔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十七河圖闔苞受〕續漢書天文志云：黃帝始受河圖闔苞授，規日月星辰之象。王伯厚謂：闔苞，似是人名氏。按文選李善注引河圖闔苞受曰：『弟感苗裔出應期』。『閭苞受』，蓋河圖篇名。漢志誤『閭』爲『闔』，非人名也。『授』，與『受』通。

案『閭』或作『開』；『授』或作『受』，並古字通（說文門部：『閭，開也』。漢人文辭，喜用『閭』字。韓勅造孔廟禮器碑：『前閭九頭，以什言敘』；韓勅脩孔廟後碑：『大帝閭門』；孔耽神祠碑：『恃閭郭藏，造作堂宇』；祝陸後碑：『資五就，閭道綱』；越絕書外傳計倪：『閭門固根』；申鑒貴言：『閭張以致之』）。『閭』亦或作『闔』者，誤。宋書二七志符瑞上：

（堯）歸功於舜，將以天下禪之，乃潔齋，修壇場於河雒，擇良日，率舜等升首山，遵河渚，有五老游焉，蓋五星之精也，相謂曰：河圖將來，告帝以期。知我者重瞳黃姚。五老因飛爲流星，上入昴。二月辛丑昧明，禮備。至於日昃，榮光出河，休氣四塞，白雲起，回風搖，乃有龍馬銜甲，赤文綠色，臨壇而止，吐甲圖而去。甲似龜背，廣九尺。其圖以白玉爲檢，赤玉爲字，泥以黃金，約以青繩。檢文曰閭色授帝舜，言虞夏殷周秦漢，當授天命。帝乃寫其言，藏於東序。

此讖緯舊說也。河圖檢文曰『閭色授帝舜』，當卽『閭苞授帝舜』。『苞』之爲『色』，以形近致譌。『閭苞授帝舜』，簡言之則曰『閭苞授』矣。是閭苞授爲河圖篇名，必矣。彼續天文志言『黃帝始授河圖閭苞授』，而此曰『閭苞授帝舜』者，各有所受，方士之詭也。『閭』作『闔』者，亦以形近致譌也。

復次論語撰考讖言：

赤龍負玉苞，舒圖出，堯與大舜等共發（御覽八一）。

案此『玉苞』之『苞』，即彼『闔苞』之『苞』；云『舒圖』，義即『闔苞』，亦即『開苞』耳。

闔苞授書佚。逸書考（緯攷同）輯存一事曰：

帝感苗裔出應期（文選孫子荆爲石苞與孫皓書注）。

逸書考又曰：

『帝』，胡刻本作『弟』，誤。

逸書考所據未詳。然其說是。緯攷本未能拈出。緯書集成本乃據緯攷過錄而不引逸書考此校，並誤。

案『帝』謂堯帝。前漢自中葉以後，有『漢家堯後』之說（詳顧師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二漢爲堯後說）。『苗裔』，即謂漢帝。『應期』者，應五德代興之期運也。魏脩孔子廟碑：『於赫四聖（黃、虞、夏、商），運世應期』（隸釋十九）；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：『太祖承運，神武應期』（李善注：『春秋緯曰，「五德之運，各象其類」。宋均曰，「運，籙運也」』）。所謂『應期』，此類是也。謂『帝感苗裔出應期』，則是應期者堯帝之苗裔，則漢帝是矣。然則此亦方士媚漢之辭爾。

六一年夏月初脫稿。

本文之完成，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之補助。